

東林書院志



東林書院志卷之三

會語一

伊人往矣緒言可尋苟以藐藐聽之卽耳授猶隔也只今開卷之餘將疑慮作已疑問處作已問反覆相參實落體究提耳之益不是過已志會語

顧涇陽先生東林商語上

甲辰計十則

論語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又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人生天地間日子不是胡亂度的屋不是胡亂住的飯不是胡亂喫的朋友不是胡亂搭的話不是胡亂說的事不是胡亂做的這箇心極靈極妙不是胡亂丟在一邊的今有人於此羣居終日只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一

弄些閑口舌鬪些小聰明又有人於此飽食終日更不用些心做些勾當我替他計算他意中還過得去否將來還得箇好結果否聖人_不以顯言數之曰當如何當如何亦不以直言斷之曰無如之何而但曰難矣哉所以使之惕然反求而自悟也誠能惕然反求而自悟卽欲須臾安之有不可得而況終日乎如其不能卽以此終身猶且茫然罔覺悍然罔顧而況終日乎此聖人之意也蓋一字之間含蓄無窮似微而顯似婉而直雖千言萬語何以加之其垂警深矣

細玩此二條聖人應是重有所感而發蓋當時人見孔子與羣弟子講于杏壇之上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多疑其迂拙且以腐儒目之那言不及義好行小慧的却畧然自以爲伶俐見孔子汲汲皇皇忘寢忘食略無休暇多嗜其勞苦至以戮

民擬之那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却飄然自以爲撇脫曾不知迂拙者極是穩當伶俐者反落險途勞苦者到底安閑撇脫者竟何歸着是則流俗之所謂難聖人之所謂易流俗之所謂易聖人之所謂難其見真天淵之隔也吾儕試各思之當與人羣時免得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否當不與人羣時免得無所用心否如其免得幸甚如免得不得其與人羣也便須斷送了一夥的性命卽不與人羣也亦須斷送了一生自家的性命此聖人所以深爲之危也再玩此二條不可泛泛看他如泛泛看他便如世間浮游浪蕩子一般此等人聖人何須齒着他當知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是有作有爲的學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無作無爲的學問蓋學之多岐千萬不等而總其大都只有兩端高則空寂卑則功利如是而已聖人恐人失脚其中一一爲之點破孟子闢楊墨比

之洪水夷狄猛獸本要形容他直恁地橫反覺得楊墨不是尋常人孔子只輕輕下一二語將世間種種聰明奇特各圖以其學鳴者無高無下都收入個中却把他品題得如浮游浪蕩子一般那種種聰明奇特一切掃盡更沒些兒氣焰卽使兩人者聞之亦當啞然自失此真聖人距誅息淫妙手也

論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學有本領有規矩繩墨無求飽無求安本領也敏事慎言就正有道規矩繩墨也未知學人要看他規矩繩墨旣知學人要看他本領本領不清食便要求飽居便要求安滿腔子都是俗腸何緣得有佳處縱去敏事也只是意氣上激作縱去慎言也只是唇吻上照管縱去就有道而正也只是影響上步趨其與不學者亦何以

異故聖人往往就此與人磨勘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于是見顏子之簞瓢陋巷則賢之見子路之衣敝緼袍不恥與衣狐貉者立則美之又往往以此磨勘自家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至孟子亦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盤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何其謹嚴如此諦觀自古及今其間懷才負智銳然以英傑自命者比肩而是究竟實能大有建立的亦寥寥可數揆厥所由大都爲安飽二字悞却然後知聖人之言直將人世間一個公共貼身病根拈出吾儕應須痛與刮除不留纖芥方可丁長孺講富與貴一章甚好曰聖賢無討便宜的學問學者若跳不出安飽二字而猶妄意

插脚道中此正討便宜的學問也

或曰食無求飽飽爲止矣未至于食前方丈也居而求安安焉止矣未至于千門萬戶也聖人何必過爲之防曰人心如太虛纖翳稍着便爲全體之累如何論得分數况乎充一求飽之心勢不至食前方丈不饜充一求安之心勢不至千門萬戶不饜涓涓放海星星燎原自應謹其微耳曰情念百端獨舉是兩者何曰以其切于人爲日用之所不能免也是故于此無染一切無染矣于此有染一切有染矣切宜細細檢點連根拔去不可漫將大話駕過也論語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鄒公寅出所著民之于仁章講義視子意最真切子因問在座諸君子孔子明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何云未

見蹈仁而死者也或曰死而成仁卽死猶不死耳子曰論理固然非事實也合得理合不得事聖人之言將無墮于空或曰此變耳不可以爲常也子曰常與變人世所時有合得常合不得變聖人之言將無墮于偏曰然則註說非乎曰這也泥不得曰然則云何曰味孔子語氣正謂世人有求生以害仁無殺身以成仁也曰試舉看曰水火生生之具人之軀命所關也仁生生之理人之性命所關也論真心性命重而軀命輕論凡心性命輕而軀命重于是向軀命一邊走則熙熙而來攘攘而往無不竭蹶以趨至于犯危冒險公然以其身納諸罟獲陷穿之中略不顧惜向性命一邊走則乍而作乍而輟纔遇些利害便逡巡却步千思萬算要他拚却這身子去做他如何肯故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蓋深嘆人之悠悠云爾記者得其意下文卽繼之曰當仁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四

不讓于師蹈仁而死言勇也當仁不讓亦言勇也內不見身之可愛天下更尙有何物足以掛礙我者以此蹈仁方纔脚跟十分牢實這條路方纔走得外不見師之可讓天下更尙有何人足以牽制我者以此當仁方纔肩頭十分堅硬這條擔方纔勝得起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此二語正與蹈仁而死同指蹈仁何必死志士何必在溝壑勇士何必喪其元只是辦得這片心便一直做去更無回頭轉腦上半落耳象山先生云我這裏是鼎鑊刀鋸的學問卽此意也乃或自命曰仁實不能不以生死繫念自命曰志實不能不以在溝壑繫念自命曰勇實不能不以喪其元繫念彼其意豈非欲兩全而無害卒之時會不常事變叵測往往至于免不得死又成不得仁免不得在溝壑又成不得志免不得喪其元又成不得勇將無兩失之也故曰以金注者

昏以瓦注者明

矜伐

自高曰矜上人曰伐就兩字分看如此其實一也矜字從矛伐字從戈人心中如何容得這箇物事

又曰矜字左從矛右從人伐字左從人右從戈乃人我角立之象其究也亦兩傷焉故自高者非特自戕賊已也人亦隨之矣上入者非特戕賊人已也我亦隨之矣昔程伯子論忠恕二字曰充得去時天地變化草木蕃充不去天地閉賢人隱愚于矜伐二字亦曰克得去時天地變化草木蕃克不去天地閉賢人隱

程子曰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出來

孔子透體是仁孟子透體是義

乙巳計八則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五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周聖因舉此一章爲問衆請究其說予曰此文義不難曉却拈出來作商量此意殊令人有省孔子嘗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兩下病痛一般今獨抽一邊說且以身所經歷爲證心是萬事萬物之主何所不統思是心之官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何所不了乃曰無益不如學也此在吾輩各自反而參之史際明日古人以心爲嚴師又以師心自用爲大戒于此參得分明當有會處

麗澤衍

東林大會自去歲甲辰十月始至今歲乙巳九月再尋盟焉吳

越之間一時諸同志翩翩駢集于是中丞懷魯周公直指淇園

楊公觀察虛臺蔡公並移檄授餐邑侯平華林公復偕庠師全

初單公敬齋王公日造而臨之禮意殷洽不肯憲等相顧躍然以喜又悚然以懼喜者喜不見擲于諸君子懼者懼無以稱塞當路之明德也退而作麗澤衍以請益

身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又曰兌說也兌爲澤兩澤相麗互相滋益生氣津津有說道焉此造化以自然之兌示人也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講是研窮討論功夫習是持循佩服功夫曾子曰以文會友言講也曰以友輔仁言習也朋友講習互相滋益生理津津有說道焉此人心本然之兌恰與造化同符也請行其說自古未有關閉門戶獨自做成的聖賢自古聖賢未有離羣絕類孤立無與的學問所以然者何這道理是箇極精極細的物事須用大家商量方可下手這學問是箇極重極大的勾當須用大家幫扶方可得手故學者惟其無志于道則亦已耳幸而有志于

道定然尋幾箇好朋友并膽同心細細參求細細理會未知的要與剖明已知的要與印證未能的要與體驗已能的要與保持如此而講如此而習講以講乎習之事習以習乎講之理一意敦修兩下交發緝熙庚續循環無間于是礙者通混者析故者新相推相引不覺日進而高明矣于是怠者起斷者聯生者熟相漸相摩不覺日進而光大矣于是羣一鄉之善士講習卽一鄉之善皆收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鄉矣羣一國之善士講習卽一國之善皆收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國矣羣天下之善士講習卽天下之善皆收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天下矣其悅當何如哉有難者曰人倫有五君喜臣起是君臣相悅也父慈子孝是父子相悅也夫唱婦隨是夫婦相悅也兄遜弟恭是兄弟相悅也軍舉朋友講習何居曰固也惟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各有專

主而朋友則無所不攝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兄弟之序各有專屬而講習則無所不貫况事變之來千頭萬緒儘有上不可言于君親中不可言于兄弟下不可言于妻子而獨可從容擬議于朋友者人情之蔽于態萬狀儘有上之君親莫能諭中之兄弟莫能諭下之妻子莫能諭而獨朋友能因機轉移者論至于此然後知非朋友無以成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非講習亦無以成其朋友也非徒然也君臣之相與也以敬勝父子夫婦兄弟之相與也以愛勝則偏偏則弊亦必以朋友之道爲之調燮乎其間乃克有濟故夫都俞吁咈則君臣之朋友也義方幾諫則父子之朋友也鷄鳴昧旦則夫婦之朋友也伯氏吹埙仲氏吹篴則兄弟之朋友也于是以敬勝者因而有以聯之肅然相臨而不至于相隔以愛勝者因而有以維之歡然相欵而不至于相昵于是君而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七

君臣而臣父而父子而子夫而夫婦而婦兄而兄弟而弟穆穆熙熙分願各足天壤快事信無以加于此矣不肖等目擊龜山先生東林書院蕪廢多年有嘷于中賴當道主持修復竊常僭顏其堂曰麗澤蓋取諸兌左右題以樂道人善願聞已過兩言乃就講習中舉其至切要者揭而標之時用觀省謂之樂必有一段踴躍鼓舞油油不能自己之意謂之願必有一段祈求冀望喁喁不能自己之意是又取諸兌之說也今幸諸先生長者不我遐鄙儼然既臨東林草木亦爲欣欣生色伏乞提之命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俾不肖等得以對彛訓奉楷模講之習之永佩無斁是舉龜山先生道南之緒一旦煥然而復光也是舉一堂之上前後左右人人與聞大道之要也所以功德我東林遠矣其悅當何如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敢以爲諸先生長者祝又云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敢以爲諸先生長者報

高存之問子曰行已有恥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此士之上品而夫子獨以行已有恥爲首恥心是人人有的而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人往往以爲無妨不以爲恥世人所恥乃在惡衣惡食衣敝緼袍與狐貉並立等項惟夫子左丘明獨以此爲恥可見人之所恥又各不同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恥之于人大矣敢問何以爲行已有恥望明教之

孔子之告門人多矣獨與子貢論士提出一恥字乃是爲千萬世人起死回生存之發此一問且謂人之所恥各有不同又恐人于生死路頭認差了也這個恥來自丹田通體透過極有精神極有氣力人若動了這念真是無堅不入無銳不破只看所恥何在耳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八

所恥在不賢不聖道德不如人究不到賢且聖不肯干休苟不到賢且聖不肯干休處心積慮便只知有是非那一切利害如何邊捺得他此是長養天理種子也生路也所恥在不富不貴榮華不如人究不至富且貴不肯干休苟不至富且貴不肯干休處心積慮便只知有利害那一切是非如何管束得他此是長養人欲種子也死路也中庸曰知恥近乎勇正謂兩下所恥不容並立不賢不聖之恥存于胸中卽有不富不貴之恥登時粉碎何處安頓不富不貴之恥存于胸中卽有不賢不聖之恥登時粉碎何處安頓知恥者于此辨得清楚只有不賢不聖之恥更無不富不貴之恥也孔子嘗自言其爲人也發憤憤與恥同一血脉恥者憤之根憤者恥之用憤要發恥要知發得時一憤便成孔子之聖知得時一恥便通孔子之憤此等精神直是十分精神此等氣力直是十分

氣力竟其分量豈僅僅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賢于涇涇一項人而已哉吾輩試各猛省還能宗族稱孝否還能鄉黨稱弟否如其能之猶爲行已有恥之次如其不能去之千里矣嗟乎古之士以賢于涇涇一項人而已爲恥今之士至求其爲涇涇而不可得有過而詰之則曰吾非不能吾不屑也內以欺已外以欺人偃然自處于稱孝稱弟之上曾不少遜焉此正市井駟僮者流耳尙何所用恥耶存之曰何以行已有恥愚竊謂有恥必自知恥始知恥必自知學始吾輩今日于此相與聚頭商量相與切心理會汲汲皇皇如饑如渴實轉死回生一大機緣也珍重珍重

高存之又問論語記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語怪力亂神竊惟聖人所罕言所不語必有深意所雅言決非詞章記誦資人口耳津津拈出必有一段懇切爲人至意後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九

人纔說詩書執禮往往以爲尋常無竒忽而不察聖人何不慮天下後世厭忽不察迺區區于先民尋常之訓守而不失如此望明教之

吾夫子贊易敘書刪詩正禮修春秋總是一個脉絡而獨雅言詩書禮也豈不似乎或含或顯或洩或秘分作兩樣曰利曰命曰仁各是一個端緒而均之其罕言也曰怪曰力曰亂曰仁各是一個機緘而均之其不語也豈不似乎公私莫辨邪正莫別混作一樣且所雅言如此所罕言所不語如彼又豈不似乎株守尋常櫝藏妙密而于門弟子有隱也竊嘗思之矣學者之侈虛馳而忽真修也久矣寧卑無高寧淺無深寧近無遠寧庸無竒庶幾其知返乎此一說也雖然是猶有高卑淺深遠近庸竒之見也究竟卽卑卽高離卑無高卽淺卽深離淺無深卽近卽遠離近無遠卽庸卽竒

離庸無竒卽之者一之也取之日用而有餘離之者二之也求之渺茫而不足此又一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所以提撕天下萬世者至矣此吾夫子之意也至于記者之意又不可不察記雅言所以立的記罕言不語所以樹防且其記罕言也本欲表夫之罕言命與仁也至于罕言利凡稍有識者皆能之亦何待夫子却將箇利來與命與仁配列而爲三其記不語也本欲表夫子之不語神也至于不語怪力亂凡稍有識者皆能之亦何待夫子却將箇怪力亂來與神配列而爲四意若曰世之好言命好言仁者方自以爲識貫天人怎知恰與好言利者等世之好語神者方自以爲心通造化怎知恰與好語怪好語亂好語力者等其薄之甚矣于以見吾夫子之雅言乃所以爲高爲深爲遠爲竒而其言聖人之罕言語聖人之不語者反所以爲卑爲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十

淺爲近爲庸也此記者之意也其所以發吾夫子之蘊至矣謝上蔡問鬼神有無程子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因甚如此說待說與賢道有時又恐賢問某尋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叔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而其開示來學則曰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必由于禮樂嗚呼微矣由洙泗以來凡幾千百年玄談奧論汗牛充棟求其善繼吾夫子法門者舍兩先生夫誰與歸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凡人須于起頭處便着精彩有一生之起頭則一生之吉凶悔吝係焉有一日之起頭則一日之吉凶悔吝係焉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一生之起頭也鷄鳴而起一日之起頭也這都是

緊關所在不得草草善乎孟子之推言之也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是就一生起頭處推出一箇源頭令人直直認取當初帶下的心至此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蹠之徒也是就一日起頭處推出兩箇路頭并令人密密勘破後來攙上的心誠能認取原初帶下的心那攙上的自然無所掛搭誠能勘破後來攙上的心那原初的自然無所混淆庶幾可保必爲舜不爲蹠矣此真吾人喫緊第一步也愚請贅以兩言一曰起處一正便無往不正縱或有時而斜亦屬偶誤容易滌除起處一斜便無往不斜縱或有時而正亦屬偶合容易消散是故趨未定者願其審幾之早也一曰一生不過百年一日不過百刻少未幾而壯矣壯不能復轉而少壯未幾而老矣老不能復轉而壯且未幾而晝矣晝不能復轉而旦晝未幾而夕矣夕不能復轉而晝是故時已過者願其回頭之早也未幾而夕矣夕不能復轉而晝是故時已過者願其回頭之早也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十一

念哉念哉

就常情看一念之善未必甚有益一念之不善未必甚有損孟子却曰這一邊便是從古來衆口贊揚的至聖那一邊便是從古來衆口唾罵的劇盜是將小處說做大有人于此驟而譽之以舜必愕然驚曰天下之生久矣曾見幾箇舜來我何敢望他驟而詬之以蹠必憤然怒曰天下之生久矣曾見幾箇蹠來我何至便與他一樣孟子却曰雨下所爭不多只在利與善之間是將大處說做小將大處說做小所以教人之慎其始將小處說做大所以教人之思其終讀者亦曾貼身一理會否

吉人之惟日不足正是孳孳爲善凶人之惟日不足正是孳孳爲利孟子又就上提出鷄鳴而起一語更覺十分警策人心惟危道

賦
心惟微正是利與善之分孟子又就中點出一間字更覺十分細

人只有善惡兩路旣曰孳孳爲善舜之徒應曰孳孳爲惡蹠之徒可也舍曰惡而曰利反覺放寬一步何也人本有善而無惡亦本好善而惡惡棄所有而殉所無違所好而趨所惡夫豈其情只緣他起了一點利心凡是但問孰是便我者遂向前孰是不便我者遂退後更不暇問善惡耳旣不暇問善惡自然善一邊少惡一邊多久之且移其好于惡移其惡于善至于有惡而無善矣故爲惡者爲利之標末而爲利者爲惡之根本也與其禁之于標末不若禁之于根本所以舍曰惡而曰利也辭若平而意更切矣此孟子救正之苦心也他日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德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十一

求在我孳孳爲善之謂也求在外孳孳爲利之謂也如此則有益如彼則無益以見利之不可必求也再攷梁惠王以利國問則爲言利之必至于危國而繼之曰未有仁而遺親義而後君者也宋經以不利說秦楚則爲言利之必至于亡人國而繼之曰未有君臣父子兄弟仁義相接而不王者也豈不謂孳孳爲善不求利而利自至孳孳爲利利未得而害且隨之以見利之必不可求也大率利之一字入人最易悞人最酷故提出箇善字與利對言是將本心開發他提出箇命字與利對言是將造化攔截他提出箇害字與利對言是將禍患疎動他如是庶幾其有省乎此又孟子挽回之苦心也嗟乎一善一利我自爲之舜芳跖穢我自當之吉凶禍福我自嘗之乃至費聖賢許多計慮許多說話也讀是而不動

心眞麻木漢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此章乃顏子深有得于夫子而極其形容之辭通篇只是一意不必分先難後獲看蓋仰之彌高是欲仰之而無由也鑽之彌堅是欲鑽之而無由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欲瞻之而無由也顏子以爲這豈是夫子沒箇好方法與我博我以文一些子也不少約我以禮一些子也不多可謂循循善誘矣又豈是我不肯着實體會博我以文卽文卽我也雖欲不爲之博不得約我以禮卽禮卽我也雖欲不爲之約不得可謂既竭吾才矣畢竟無如之何也是所謂父不得而傳之子子不得而受之父也而教窮是所謂知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三

所不得而知能之所不得而能也而學窮越近越遠越親越疎不亦仰之彌高乎不亦鑽之彌堅乎不亦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乎故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反覆玩味分明將吾夫子一片神無方化無體的境界信口吐出而記者特以喟然歎三字發端又分明將顏子一片默不能含語不能洩的境界信手拈出嗚呼微哉

博文是開拓功夫約禮是收斂功夫只此兩言括盡入道竅門卽博而約卽約而博頓宗也由博而約由約而博漸宗也博自我博約自我約時而出之了無方所圓宗也以博格約以約格博見其合則疑分之者之爲破碎見其分則疑合之者之爲顛預孟子之所謂執一也

博約二字憑人如何看看得活時千經萬典都在這裏余偶讀易

而悟耳試舉其畧乾坤一闔一闢也坎離一虛一實也震艮一動一靜也兌巽一見一伏也皆可作博約註疏引而伸之自一卦至六十四卦無不具有斯理也

太極渾然何博何約自其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于是千變萬化紛然而出錯雜不齊惟聖人全體太極由此而下皆在紛然不齊之中或偏于陽或偏于陰偏于陽者能放而不能收偏于陰者能收而不能放博文約禮所以燮理陰陽還歸太極也千病萬病總之只此兩病千方萬方總之只此兩方至于斟酌先後調劑重輕存乎人之自審而已

問陽明先生博約說何如曰試舉着曰說云文也者禮之見于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乎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又曰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理根于心而一本者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十四

也故曰約是故約理必在于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也然否曰子疑之乎曰疑之曰何疑曰傳習錄言理只在此心譬之樹木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可見功夫全在根上如博約說功夫却全在枝葉上矣蓋曰博文必在于約禮而約禮乃所以博文也其可乎曰這疑得極是據愚見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二語渾成原是明白更不須代爲安排布置翻入支離去也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意若曰使回而得從夫子不知又見何等境界也所以狀夫子之不可測量如此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意若曰使回而天假之年不知直造到何等境界也所以狀顏子之不可測量如此也故知顏莫如孔知孔莫如顏千載而下猶可想見其當時相與之際也

論語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此章當與志道章參看曰道曰德曰仁曰藝循其名似乎有精粗曰志曰據曰依曰游核其功似乎有深淺聖人恐人泥而不察分而爲二故于此合而言之蓋志道者自發自心銳然有以自奮是不待詩而興者也其次習于詩而興焉卽游藝亦志道矣據德者自信自心凝然有以自守是不待禮而立者也其次習于禮而立焉卽游藝亦據德矣依仁者自得自心怡然有以自適是不待樂而成者也其次習于樂而成焉卽游藝亦依仁矣如此看來何精何粗何深何淺總來只是一個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于海者難爲水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五

成章不達

座中問此章大指何如子曰只是八箇字眼界欲空脚跟欲實辭仲子聞而善之一日問曰這是舊說這是新說子曰都忘之矣

東林書院志卷之四

會語二

顧涇陽先生東林商語下

丁未計七則

雲間張侗初太史過貺東林出弦歌樓記會示予予讀之有省以億測請正

記曰丁未孟冬望夕子同年錢用章讌會講諸公于虞山弦歌樓而令公耿侯爲之主先是侯以重九會書院學道堂旣別去諸公懷侯之教也至十月乃復尋會會畢用章觴而樂之是夕也集江以南諸同志暨邑之士大夫凡四十餘人賓筵雅飭四座清爽山光在牖月影在簾觴咏恬怡譚塵霏霽清音自和不以絲竹邑之士大夫喜曰美哉悅而羣君子之志于斯也已又喜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一

曰美哉南方之雖離者歟樂而止和而有禮王教之盛也時予亦觀其美焉則諗于邑士大夫曰斯樓之集也虞山之教至精微者也賓不能以告之主令不語于堂之人今夫講學者傳聖人之精神者也衆人執講學以求聖人而聖人之精神不傳則或于觴咏讌遊之間而傳之然而所之者鮮矣則猶之乎一堂之講學也衆人以為義理在聖人所傳之書其講明分析在明道者之口與吾之耳而于吾所講之人了不相干則聖人之精神何時而傳乎此時不認取則旣以為今日未言及克己明日未言及主靜而自已當下之聖脈遂絕矣故吾以為不如觴咏讌遊之間可傳也今夫言學問者言克己也主靜也而茲樓之集二者靡不有焉深益綢繆高譚浹洽樂矣賓主之間誰爲束縛而乃恂恂動乎情止乎禮也杯則盃箸則箸矣此時有操存

乎無操存乎何以一人而及四十餘人無不然也四方之羣而至者貌不習也坐之一室而飲之酬之遺其形骸耳目而懽然羣油然無戾焉此時爾我分別之私待克乎不待克乎若當此克之容着力乎不容着力乎且無論集者之爲學道人也卽奔走而趨事者誰不欣欣覩主賓之盛滿樓之歡洽而邕然無厭歎矣乎此誰爲操之存之而克之也故曰茲集也虞山之至精微者也雖然不能知也知之則滿樓皆聖此非誑言也有聖人之體也不待操存而自靜不待克而自廓然其大同觴咏讌游皆真靜也皆萬物一體之初也此時假令着一操存克己之想舉手皆恣睢滿目皆胡越矣故曰聖人之體只此在也主賓之問能知此一段性體透露處急認取所與讌之人能認取所讌之人則一堂講學口答耳聽莫不皆是特人處處自見刻刻常

新已爾故曰先天一畫總是水流物生當下功夫只在吟風弄月見得便見知得便知各人飲酒各人果腹到得無主無賓一齊大醉此時弦歌樓上宛然聖堂却不會減得用章甕頭一滴酒也令公深于道而不得以傳會之人諸賓懷令公之教而不得有言以告令公非無言難言也夫與會者紀之亦幾于多言也已矣是月廿有四日記

侗初此篇指點當下可謂最親切其喫緊爲人處却在認取二字蓋必如是纔有個分曉不至草草混過也又在處處自見刻刻常新二語蓋必如是纔有個歸着不至明明放過也可謂最周匝矣有語予曰孔子猶曰操則存茲云不待操而存顏子猶曰克已茲云無已可克將孔顏出于今人下乎其操也無乃騎驢覓驢其克也無乃捩肉做瘡乎曰此是活語不可作死語看若作死語看既

不待操又何待認既無可克又何可取一切俱成矛盾矣非侗初指也曰意者孔操顏克是功夫侗初所言是本體歟曰似也而未盡也竊以爲這只是本體的影子却正是功夫的樣子曰何謂本體的影子曰惟茲弦歌樓之會個中消息信至精至微矣要其所爲至精至微者果因茲樓而有乎抑不因茲樓而有乎予試爲我參焉曰難言哉將謂因茲樓而有則主人能建之何以不能爲客予語之客子能登之何以不能爲主人語之且未會之先既會之後又安在也吾固不得而知也將謂不因茲樓而有則凡耳遇之而成聲孰非弦歌凡目遇之而成色孰非山光月影凡日得之而成味孰非用章饗頭酒精精微微發天撒地所在狼籍不少何獨于茲樓乎津津侈之吾亦不得知也難言哉曰審爾借是認取本體可矣若孰是認取本體其與擊盤爲日撚指爲月者亦何以異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三

故曰這只是本體的影子曰何謂功夫的樣子曰孟子之言必有事也曰勿忘勿助夫忘者弛之而怠惰蕩用其心者也助者張之而亢厲過用其心者也子試爲我再參焉諸君子之雍雍于茲會也還着得個怠惰否曰着不得怠惰曰還着得個亢厲否曰着不得亢厲曰昔白沙先生嘗言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今如子云弦歌樓三三兩兩亦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引而伸之獨居猶是造次猶是顛沛猶是卽孟子之所謂必有事也孟子之所謂必有事卽孔子之所謂操顏子之所謂克侗初之所謂處處自見刻刻常新也何必曰孰爲有待孰爲無待作分別相故曰這正是功夫的樣子億測如斯未審荐得侗初宗旨荐不得侗初宗旨須索更爲我下一轉語方許再登弦歌樓也

高存之曰影子一語點破不做工夫的假本體樣子一語提醒不識本體的差功夫此義甚精非億測之所能及也王龍溪問佛氏實相幻相之說于陽明陽明日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龍溪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正可與存之所言參看或疑焉予曰請再證諸陽明陽明日不覩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功夫又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功夫未達子曰凡說本體容易落在無一邊陽明所云無心俱是幻景逸所云不做工夫的本體也今日戒慎恐懼是本體卽不覩不聞原非是無所云有心俱是實此矣凡說功夫容易落在有一邊陽明所云有心俱是幻景逸所云不識本體的工夫也今日不覩不聞是功夫卽戒慎恐懼原非是有所云無心俱是實此矣如此看來何等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四

分明曰然則影子之云幻相也樣子之云實相也于本體則以幻顯實于功夫則以實掃幻兩意亦互相發也予曰然君可謂能得之言語之外矣假令有人于此過而詰曰既是本體的影子曷云功夫的樣子既是功夫的樣子曷云本體的影子卽予亦何辭以對有友從弦歌樓來謂予曰樣子影子之說良善第意中尙未能盡了請爲我重宣之予曰請借子爲證子試想未上此樓之前與在此樓時意思何如曰不同曰子試想既下此樓之後與在此樓時意思何如曰不同曰覺得那時意思好曰覺得在此樓時意思好委如侗初太史所言曰如此看來這意思恰是十分正當處豈得不謂之樣子雖然何其與前後不相應也可見這意思只是霎時間的容易消散豈得不謂之影子友曰然則樣子之云專據見在而言也影子之云通照過去未來而言也命之矣

讀洞初張太史會中語略

略曰東林會上諸先達屬不佞講不佞遜謝良久謹啓曰鄙見竊謂今日之會須要認取源頭方許滿堂聽講若認得眞法法都活句句都靈也不佞竊見會講就座之始最可認取當下工夫夫先達教語未發後進疑難未陳四座寂然各有主宰此時諦觀氣象若何若說一念不生將四座等于木偶土梗云何有言卽聞有問卽應靈體固不應寂也若說念起會上此際作何念乎影未來而先造影影何從來乎是礙虛也若說靜俟先達之教以豁我心靈則我之心靈竟付于先達之口又逐于我之耳乎若說尋求妙義思索疑端以答會上傾耳之意則此尋求思索先自擾擾可謂性靈乎卽發揮問辨不幾馳逐光景了故事乎此際氣象最宜認取若自己做得主宰則此氣象所謂百萬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五

軍中出奇應變寂然不動若自己做不得主宰便是行伍小卒聽命金鼓衆進而進衆退而退將自己性命隨逐波流一生聽講不曾聽得一句亦大可惜世間書院會講作興甚難幸遇此會便是一息千古切莫錯過須各各認取本體眞如明鏡光光爍爍並無夾帶並無倚靠胡來胡照漢來漢照胡漢非我胡漢皆我若言無影不照便是頑銅若言未影先照便于鏡上妄添丹彩添一分丹彩却礙一分光明也得道之人神高于聖賢而慮下于輿隸我自光明別無倚靠被四表格上下蓋天蓋地開闢一人言言皆自我性中流出不經耳目不貸知見到此卽見賢思齊誦讀尙友都用不着所謂神高于聖賢旣信得本體光明輿皂厮養同是光明愚夫不識不知信口說來皆我本體靈印故曰舜好善而好察邇言眞是眞見本體無毫釐增減處所

謂慮下于輿隸講學之會的是如此是之謂各人一段大光明
各人一段眞秘密會中先達提醒人詳矣總不離此當下工夫
作學人一生受用也

詳釋此篇恰如向各人五臟六腑中在在穿過一番把他東馳西
驚諸般安排計較的妄情盡數抄破正是要爲各人顯出本來面
目也本來面目何在曰旣云本來面目何所不在卽篇中已大段
說明了也予往時在會下只要看座上諸公作何舉動諸所提唱
作何分付旣退猶然默默追惟今日某公能覺我宿夢某公能療
我沉痾復一一自參自按有時當大暑中通身凜如寒水有時當
大凍中通身熱如焦火且不知作何究結而今讀至神高于聖賢
慮下于輿隸二語更恍然忽自失也願大家就此切身體會透出
一箇消息來庶幾實實有受用處不枉這番合并耳若逐隊而來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六

逐隊而去漫曰如是如是回家只剩得一雙空手何益何益
知味

座中講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二句高存之曰此所謂當面
蹉過也予爲之悚然因曰今日之會正是當面的箇中何味不具
能不蹉過否予聞水潤下潤下作鹹鹹能消可以破堅火炎上炎
上作苦苦能勁可以持脫木曲直曲直作酸酸能斂可以攝淨金
從革從革作辛辛能爽可以豁滯土稼穡稼穡作甘甘能平可以
劑于過不及之間而約之中今日之會旣爾肅肅又爾彬彬旣爾
融融又爾洩洩一舉動莫不凝目而視也一談論莫不傾耳而聽
也寧無有八焉而消可以破吾心之堅者乎寧無有八焉而勁可
以持吾心之脫者乎寧無有八焉而斂可以攝吾心之浮者乎寧
無有八焉而爽可以豁吾心之滯者乎寧無有八焉而平可以劑

吾心之過不及而約之中者乎在各人自味之而已予嘗一日散行至圃中見圃丁墾土藝菜適童子摘二李以進因命以其一勞圃丁圃丁仰口承之予莞爾而笑圃丁曰小人何知只這果兒須下了喉入了腹方是小人的于時不覺心動命再以其一勞圃丁圃丁謝曰請大人留用如何只管別人不管自家于時又不覺心動今日之會倘然當面蹉過得無反爲圃丁笑抑予亦徒言之耳又得無只管別人不管自家如圃丁所云也退而追記其語以自惕

讀琴川耿明府云生死說

按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註以事親言海門周公曰此章之意蓋指自養生自送自死孟子嘗言養生喪死無憾而禮記中亦有送死之語皆不爲事親言莊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七

子曰吾以萬物爲齋送此送之說也是故夕可沒寧吾知免夫吾今庶幾皆送死之道到此方大事了畢故曰可以當大事語云蓋棺事乃定亦近此意侗初張太史曰人須生能死得死能生得方會了生死自夫子言生死而後之言皆獨孟子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未知生焉知死孟子却恐人錯認了生是形生之生眞要人死得一番過來方謂之知生方謂之聞道故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人若在肢體心知上認過生便如所說養口養耳養目養四體雖件件有個節制道理都是養其形生之生不是養其不生之生不足以了此一件大事直要把此形生殺子斷送過了無一些兒倚靠方謂之了此一件大事耿明府聞而善之于是座中諸君子各以其說遞相參證明府一一條答之萃成一編緘而示予予不能更

有所加也漫題數字聊爲蛇足云爾

予弱冠時遇立客授四語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
死此身安得生爲之擊節稱善今讀耿明府所與諸君子往復生
死說更憬然有省敢反而賡之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
若不死此心安得生不識可作是編註腳否也

又

予旣已復耿明府尋默念曰此猶是對治法非究竟法執對治爲
究竟其去道也遠矣然則如之何曰須是生死二字一齊放下如
之何能一齊放下曰有個源頭在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窮理便說得生死盡性便了得生死至命便造得生死如此且無
生死可言而所謂一齊放下者亦成剩語矣若曰那個是生那個
是死那個死的要他生那個生的要他死恰好墮生死中也異曰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八

尙當就明府結此一案

戊申計十六則

讀錢漸菴先生空說請正

說曰弟子有問予曰佛氏說空宋儒闢之得否予曰夫子稱顏子
屢空豈其與佛氏之空有以異乎弟子曰空等也有闢之有稱
之弟子固不知其解第空而加之屢者曷故予曰此是顏子之
空未盡也若空盡卽是太空之空何必云屢云屢者謂顏子此
時未到心齋坐忘之境猶有時而不空卽所謂三月不違三月
之外不違未可必也弟子曰聖門之空與佛氏之空一乎予曰
此以語末學支離纏擾之徒誠爲駭聽若細思當自得之弟子
曰佛之空老之無儒者所深病而予云云彼老氏之無亦無妨
于聖門之旨耶予曰周濂溪無極而太極朱子力辨其說云無

極之無與老氏之無相去千里夫周子無極之無固無議矣乃老氏之無究其實歸于立牝立者無也而牝則有生生之意焉亦何嘗離有無而二之也論者不深究無之說而漫然議其無當恐亦不足服老氏之心然則佛氏之空亦從可知已蓋佛氏之空非果空也以空爲空便是頑空卽佛氏亦不取弟子曰請問空之旨予曰夫子母意母必母固母我空耶非空耶無可無不可空耶非空耶無論心境靜時湛然澄然乃謂之空卽應事接物間涉而不有過而不留無纖毫渣滓得與其間豈不謂之空中庸一書到百辟其刑天下治平終歸不顯終是篤恭不顯篤恭非空而何蓋堯舜事業至巍煥之極若一着有心便是不空五伯假之只是出之有意此心不空耳故曰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言其空之至也人之心體猶兩目然目中瓦礫屑

固着不得金玉屑亦着不得倘曰我力爲善而以所爲善事置胸中便是金玉屑矣可乎不可乎竊見世人好爲名者終日營營了無息念固無足論乃亦有真心爲善上爲國下爲民如漢宋之黨豈非君子乃執着一說而不肯俯心降氣員融其間終是其心體不空也只如韓范富歐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果能不執成說亦庶幾乎空之一節矣惜乎其他未盡然也故夫空之說不獨可以見性且可以視身可以蒞官可以理國理天下此豈一于墮空者耶佛家有云終日喫飯未嘗咬着一粒米終日穿衣未嘗掛着一絲頭得無與行所無事之說合乎世儒不將佛氏之書反覆參究而第見空與寂滅字面遂謂與吾儒相背力肆詆排此何以令佛氏首肯也弟子曰子之論空然矣乃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則性體又得無是實乎予曰惟

空乃能實性體所以不實者只爲私意橫據于中憧憧往來而萬理隨之亡耳苦心如太虛然太虛中形形色色何所不有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恕者去私之方也仁則萬物原備者無一不備矣故曰有主則虛又曰有主則實虛與實一體也

竊惟空是狀吾性之不墮於有實是狀吾性之不墮於無空與實一物而兩名者也儒者以實自居以空歸佛委非通論第當論其所謂空者或同或異何如耳然而論至于此又非須臾可了今姑以兩言剖之果異耶固應置之不待執我之所謂空格彼之所謂空果同耶但明吾之所謂空而彼之所謂空自不能外矣亦不必借彼之所謂空證我之所謂空也未審然否敢請正

翁以無善無惡爲空乎愚竊惟言空莫辨于中庸矣然而始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則是所空者喜怒哀樂也非善也終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十

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則是所空者聲臭也非善也夫善者內之不落喜怒哀樂外之不落聲臭本至實亦本至空也又欲從而空之將無架屋上之屋疊床下之床也故篇內曰明善曰擇善曰得一善數致意焉非強人增其所本無直恐人闕其所本有耳若曰不當以善事置胸中勿置可耳并善而株連之是懲噎而斷喉非但廢食已也至于執着一說不肯俯心降氣竊恐眞眞爲國爲民者當不如此此正不免墮入惡道去何善之云未審然否敢請正

金玉瓦礫之喻驟聞之似爲有見再檢之殊覺不倫然而千百年來聰明伶俐漢都被他瞞過何也夫善者指吾性之所本有而名之也惡者指吾性之所本無而名之也金玉瓦礫就兩物較之誠若判然若就眼上看金玉瓦礫均之爲惡也非善也以其均之爲

眼之所本無也取所本無喻所本有非其類矣竊意借眼喻性卽如所云喜有喜時的眼怒有怒時的眼以此爲善惡之比猶屬第二層事等于告子湍水東西之說况今擬諸金玉瓦礫有何干涉然則當何如曰性以善爲體猶眼以明爲體此體萬象咸備曰實此體纖塵不着曰空所謂一物而兩名者也厥有崇無妄生分別總爲性體之障耳未審然否敢請正

昨翁謂孟子原未嘗直指性善只道情善耳據其言求之豈不信然第其所以如此者正謂性微而情顯微者難見顯者易見爲未知性人設方便耳若自知性者觀之且不待取徵于情也况可認其只道情善又可泥其未嘗直指性善別生擬議耶敢請正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因用以顯體也愚欲于此作一轉語曰乃所謂性則無不善矣乃所以善也蓋因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七

體以知用也昔邵堯夫與趙商州論洛中牡丹趙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堯夫曰洛中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通乎此可與言性矣未審然否敢請正

翁謂性體虛明湛寂善不得而名之以善名性是天下所謂善獨不謂善天下所謂惡獨不謂惡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非但區區議論之得失而已也未審然否敢請正

說者皆謂孔子曾問禮于老子何嘗闢老子然而以德報怨一語實出道德經其意主于平等寃親正與無善無惡之說相表裏觀孔子之答或人一則曰何以報德一則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其亦何嘗草草放過也試令老子聞此語還肯服否孔子不能服老子而欲儒者服佛氏此必不得之數也吾儕只論道理何如耳豈

計其服不服哉且佛氏之空果與吾儒不異乃其棄家入山等三綱五常于聲色貨利一槩而掃之何也亦還能服儒者之心否敢請正

又

奉教而歸取所賜性學總論讀之大都翁之言性也無則并善亦無有則并惡亦有又謂虛明湛寂者性圓活流動者亦性故遇善卽能爲善遇惡亦能爲惡于是愚之惑也滋甚已而讀至人心道心之辨乃始釋然其說曰人心無定也道心有定也性道心也心如水性卽水之澄澈處凡水之渾濁者不得而比之也味斯言也可見純卽鏡之明瑩處凡鏡之昏暗者不得而比之也味斯言也可見純乎善不雜乎惡道心也何也道心有定也能爲善亦能爲惡人心也何也人心無定也翁而以人心爲性也卽告子諸人之說吾且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十一

不能奪之矣翁而以道心爲性也尙何疑于孟子之所謂善哉敢請正

再讀漸庵先生會語

會語云有問陽明先生無善無惡之說子曰性體寂然湛然固是無惡然善亦不可得而名故云無善無善無惡正所謂至善也曰告子以無善無不善論性孟子便謂其率天下之言而禍仁義今之說得無與告子同乎予曰正不與告子同告子無善無不善云者直視性爲渾然一物原無仁義在其中故有杞柳柶捲之喻若乃陽明無善無惡之云正謂性體虛瑩湛寂如太空然太空中無一物障礙亦無一物不生其間吾性四端萬善測之不見其形涵之自有其理所謂天下之大本卽在未發之中此之謂也若執性指之曰此爲仁此爲義此爲禮智信孰是

仁義禮智信而可執着爲有如孝已執一孝尾生執一信便害
了多少事舜之所以不告而娶與夫堯不能舉之十六族而舉
堯不能誅之四凶而誅俱從自家一點虛明中變化出來倘執
曰娶可無告乎堯之賢否是非豈不善而我可顛倒爲乎則是
便爲善所礙矣故夫善不可執正謂性體虛瑩原無善不具而
亦原無善可名也豈與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同乎哉夫子告
子路好仁好智好信好直好勇好剛皆示以不學之蔽正恐人
之執着仁智等爲善而欲學以反其虛明之初也願知道者察
之

善是仁義禮智之統體仁義禮智是善之條件書曰善無常主是
以條件言中庸曰擇善而固執之是以統體言條件之善不可執
統體之善又何嫌于執也雖然此亦就字面上擬議而云爾會得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三

時言仁卽性之全體在仁言義卽性之全體在義言禮卽性之全
體在禮言智卽性之全體在智有何剩欠若認定是一偏之物孔
門不以仁爲宗乎孟門不以義爲宗乎程門不以敬爲宗乎王門
不以良知爲宗乎豈皆秘其全不以示人耶竊恐此說亦不必執
也至引孝已尾生爲證蓋疑孝已爲孝所害尾生爲信所害據鄙
意還是孝爲孝已所害信爲尾生所害耳未審然否敢請正

仁智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孔子不曰六德六蔽而曰六言六蔽極
有斟酌六言猶六字蓋所謂名目云耳好而不學只是好個名目
中間實落道理並未實心體究于是而執正行則泥于此不執旁
行則流所以有蔽可見蔽由不好學生非好德生好德非蔽徒好
德之名目乃蔽也學之爲貴如此然則學何在曰在明善

陽明之無善無惡與告子之無善無惡不同向來亦曾有是說仔

細推敲畢竟不免費個轉語便不自然今姑無論假如有人于此揭兼愛爲仁宗而曰我之兼愛與墨氏之兼愛不同也揭爲我爲義宗而曰我之爲我與楊氏之爲我不同也翁還肯之否程伯子云凡立言無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今必援孟子之所力擯還而翻孟子之案得無犯此二病乎敢請正

又

蒙翁指示業條列以請已伏而思之古之言性也出于一今之言性也出于二夫既謂之性安得有二當是各人認取處不同耳出于一純乎太極而爲言也出于二雜乎陰陽五行而爲言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皆就陰陽五行中拈出主宰所謂太極也以其渾然不偏曰衷以其確然不易曰則試于此體味可謂之無善無惡乎可謂之有善有惡乎可謂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十四

之能爲善亦能爲惡乎是故以四端言性猶云是用非體卽以四德言性猶云是條件非統體縱諄諄然遍人而榜示之曰善還在可疑可信之間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善而其爲善也昭昭矣且以無言性直無到善其無也荒以有言性直有到惡其有也雜縱爲之妙其形容曰虛明湛寂還在若離若合之間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虛明湛寂而其爲虛明湛寂也昭昭矣之兩者宜何從焉緣此處是吾人一大頭腦又是當今論性家一大公案遂不覺其瑣瑣惟翁始終不吝裁正是荷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頃赴虞山之會座中有問誨女知之一章應之曰此言知在心不在聞見乃易簡直截最上第一義也是知也與是禮也一般全要看一是字愈曰然至舟中覺胸中未大穩在旣抵錫賸高存之復

相商確語次忽流出一機因曰昨所講似是而非正墮不知爲知之中了也存之曰何予曰聖人遇何等人便識他有何等病識他有何等病便下何等藥節宣補瀉毫髮不爽今把提醒子貢的話頭移在子路身上便不着拍試看子路與子貢行徑是一樣是兩樣存之曰恐不同予曰然子貢專在聞見上着力故聖人特以多學而識挑之爲他掃去子路却非瑣瑣要廣見聞者觀其言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可見只是他心粗信口便說不肯沉潛理會耳竊以爲泛泛看來徧物而知則難知的曉得是知不知的曉得是不知似易雖愚夫皆可與能細細看來知的曉得是知則易不知的曉得是不知却難雖賢者亦多錯過且如子見南子必有個該見的道理在子路本不知也却便不悅又如論衛政先正名必有個該正的道理在子路亦不知也却便以爲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五

迂至于佛胥之召則曰子之往也如之何公山弗擾之往則曰未之也己壹似通達世故諳練人情胸中了了無待商量擬議然者此正不知爲知之也孔子見其每事爾爾要一一救正他如何救正得許多故特向他頂門下一針曰誨汝知之乎所謂知之云者非可憑空胡亂杜撰非可臨時造次主張須是我這裏光光淨淨一切呈出本相沒些子遮蓋在那知不知處清清楚楚一切還他本相沒些子鶻突在乃所謂知之耳故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若但任自家意思見以爲如此便道如此見以爲不如此便道不如此自汝視之橫說豎說何所不可何等惺惺自有識者視之都是紐捏支吾也註云子路好勇蓋有強不知以爲知者因此向來俱說知之便認個知之不知便認個不知莫得自欺竊意子路是直的人恐不至強不知以爲知瞞心冒認還是那知不

知處未能一一曉然耳這等看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兩爲字須貼着首句知之兩字說方有下落如註說似乎推深了一步却不曾打着子路眞痛痒卽子路聞之亦未必肯心服是反放鬆了一步也蓋子貢之病病在泛濫則欲其反到約處討個歸宿無泥枝葉而忘本根子路之病病在鹵莽則欲其反到實處討個端的無狗影響而迷眞際症候不同用藥亦別故夫子于子貢之多學而識既非之于子路之何必讀書又佞之一操一縱各有攸當使必桎梏見聞槩與破除只是個死方子如何活得人盍再徵諸不知而作章不知而作正犯了不知爲知之的病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亦便是不知而作的藥緣此等人方務作聰明好自用見謂就手拈來頭頭是道偃然以上知自處遂不免墮坑落塹去諺云扒得高跌得低此輩是也所以特特爲下這一劑使之虛心平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七

做些鈍根的功夫庶幾退步處卽進步處耳謂之知之次蓋對生知而言其始八門不能無殊總之是一家人可追隨而上非有判然懸絕之等故曰及其知之一也今人將這次字說得壞了以爲專求諸見聞之末比于玩物喪志審爾是乃知之蠹也吾夫子安得輕以知之次與之且不觀夫子之自道乎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凡此皆吾夫子身親經歷過來特拈出示人其意蓋與不知而作章互發是則雖聖人猶然做次等事也况其他乎乃欲獨信自心舉聞見而一空之竊恐狗內遺外其弊亦與狗外遺內等究竟脫不得不知爲知之五字也存之曰如此校勘這五字應是世間通病其幾甚微其害甚大吾輩切宜猛省不可只去子路身上吹求予曰善初謂是知也與是禮也皆直指本體之辭今看來又

須識得八大廟每事問乃真不知爲不知者于此認取是字方悟并功夫亦攝于其中方悟這話頭極易簡又極精密極直截又極周緻極能開發人又極能磨練人展轉玩繹眞覺意味無窮耳苟不求其所以但見聖人曰是亦隨聲而和之曰是夫豈特草草看了這知抑且草草看了這不知以爲最上第一義吾夫子其首肯乎否也

又

或問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說者以爲一求諸內一求諸外兩下正相反今合言之何也曰這裏各有個意思患人之專狗聞見也故以爲兩下正相反欲其無舍心而逐物患人之專掃聞見也故合而言之欲其無私心而自用會得時實並行而不悖也看來知之次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七

次字甚活乃可上可下之辭陽明以爲第二義亦是第下語覺稍重耳蓋良知無待聞而知見而知有待者安得不讓無待者爲第一義究竟聞而知的卽不聞而知的見而知的卽不見而知的原無二物况多聞而擇便不落多聞多見而識便不落多見其亦何嘗非第一義也陽明只要人識取頭腦故于此特致抑之之意庶幾聽者因而發深省耳切莫錯認曰何謂可上可下曰識得頭腦這個知便是德性之知直透向上一層去不識得這個知只成得聞見之知而已行不免流八下一層去矣如此理會這次字何等含蓄大能陶鑄人在彼執一說以相格者或失則蕩或失則支均之未達吾夫子之圓指也

高景逸先生東林論學語上
先生曰所謂妄者亦是本心也所謂昏者亦是本心也但人不曾覺耳一覺卽昏與妄便不見也譬如此掌正則本心也反則昏與妄也只是此掌也

先生曰論學則必以知性爲本論性則必以復性爲本

彥文問曰苟或何如人先生曰這樣人算不得帳不過曹操一謀士耳彥文曰彼不喜操加九錫而爲操所殺此意何如曰這還是他知有漢處他不認得人知漢而不知操總之只是見識淺陋故失身而遭戮

先生曰聖人正脉只以窮理爲先故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苟不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窮理便有破綻朱子曰知有不至卽其不至處惡卽生焉以爲自欺之主譬之一張桌子須要四隅皆見不然一隅有污穢不知也又如一間屋一角不照卽躲藏一賊不知也

先生曰上下遠近智愚之分也夫人之心念念明徹則漸近于堯舜一路故曰上念念迷昧則漸近于桀紂一路故曰下又曰善不止于至善則其智猶可移于愚惡不至于極惡則其愚猶可移于智所謂不移者只上智與下愚耳

彥文曰近看三程先生語錄開口便教人讀論孟今日看論語夫子云事君盡禮人以爲詔也程夫子解云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詔彥文思之真有味也先生曰聖人之言大抵如此皆慨嘆之意也曰我愛其禮曰是禮也曰拜下禮也曰事君盡禮聖人處處見禮他人處處見物

先生曰事卽是學學卽是事無事外之學學外之事也然學者苟能隨事精察明辨的確處之事事合理物物得所便是盡性之學若是箇腐儒不通世務不諳時事在一身而害一身在一家而害一家在一國而害一國當天下之任而害天下所以大學之道先致知格物後必歸結于治國平天下然後始爲有用之學也不然單靠言語說得何用

彥文云老師詩云本體觀聞爲入竅工夫戒懼是天然二句彥文思之眞妙也先生曰爾看不觀不聞時有何色相可是冲漠無朕否人于不觀不聞時此心無所思慮便是本體卽是吾人本色何等戒謹恐懼故曰天理之本然此處認得眞却無差謬彥文曰如此本體卽工夫工夫卽本體也夫子所云工夫戒懼是天然也又曰不是天然戒懼便有害本體所以戒謹恐懼而曰乎其所未睹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二

與光問先生著述先生曰程子至中年始著述且著述之事甚非學者所可用心何也著述者乃不得已之言也亦是不忍人之心吾人一生學問有得力處若無人可授豈忍自私只得筆之于書以公後世無益身心之贅言又奚著述哉

先生謂彥文曰中庸一書只是性與教兩項事說天說命說中說誠說道說聖說神都是說性說學說問說擇說執說五達道說九經都是說教惟天下至誠便是說性到其次致曲便是說教若說性工夫便一毫不可加若說教工夫便一毫不可少

先生曰吾人自朝至暮俱在人欲中滾過日子人只有一箇心此心一刻不在則一刻是欲欲非但嗜欲之欲此心纔有所向便是

欲最細要用心研究

先生曰悔者入吉之路吝者入凶之門纔悔便有吉之道纔吝便有凶之道

有友言某真可爲民父母先生曰真是清慎勤但非君子也反與君子作敵參夫曰旣能清慎勤何不爲君子先生曰要曉得自來有清慎勤的小人君子以清慎勤做人小人以清慎勤做官王莽臣有孔光王舜者彼何等清慎勤然而不可以此藉口而忽清慎勤也

岳鍾伊問曰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功夫何如先生曰不同這要在源頭上看有箇主客之分一箇是以禮爲主以己爲客一箇是以己爲主以禮爲客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還是己爲主彥文曰克伐怨欲不行可是著察否先生曰能不行也是著察但著察也有不同聖人是聖人之著察顏子是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三

顏子之著察原憲是原憲之著察

有友問曰易之剝卦曰剝床以辨蔑貞凶何謂也先生曰辨是床脚上木也剝床及膚膚不是人之肌肉卽是床上之蓆耳蔑貞不是爲君子言是言小人自蔑其貞性也小人之貞性旣蔑是小人之凶也非爲君子言所以上九剝極其廬而小人無安身之所矣彥文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天德何以不可爲首先生曰乾卦文爻皆用九非惟乾卦凡六十四卦中一百九十二陽爻咸用九天德不可爲首者是不以一爻爲首也羣龍卽六龍也六龍名雖有六其實只是一龍之變化故曰六位時成六龍卽六龍之位也時成卽六龍之時也時當潛而潛時當見而見時當惕而惕時當躍而躍時當飛而飛時當亢而亢聖人六龍之德咸備隨時變化若

神龍然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

彥文問曰知言養氣是一是二先生曰知言是格物致知養氣是正心誠意都是一串工夫不是兩件不要輕看了知言卽是知道卽是知德淫邪遁三者皆由心蔽而生夫人之心一有所蔽便濇不知其陷邪不知其離遁不知其窮孟子之知言皆由心無所蔽先生曰直其正也何不言直其敬也而曰直其正也君子敬以直內何不曰正以直內而曰敬以直內看來敬字只是一箇正字伊川先生言敬每以整齊嚴肅言之整齊嚴肅四字恰好形容得一箇正字

參夫問曰羅整菴馮少墟兩先生學問何如先生曰都好是吾儒之極純者參夫曰某先生言兩先生俱不透何也先生曰兩先生於儒極透但闢佛或未當且今之言透不透者多言禪之透不透耳參夫曰吾儒之學旣透矣不透禪是欠缺否乎先生曰非欠缺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四

也禪之一宗惟濂溪明道兩先生真能知得後來闢佛者總闕他不服參夫曰整菴先生陽明先生俱是儒者何兩下議論大相反也先生曰學問俱有一箇脉絡卽宋之朱陸兩先生這樣大儒也各有不同陸子之學是直截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疎略處朱子却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爲教使人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粗便包不得朱子陸子將周子太極圖通書及張子西銘俱不信便是他心粗處朱子將諸書表章出來由今觀之真可續六經這便是陸子不如朱子處先生曰朱夫子嘗云子靜會說真能說得人涕泗交流某也會說只恐壞了人不敢此便是聖人心腸

先生謂彥文曰一部易原始要終只是一箇敬懼無咎而已故曰懼以終始無咎者善補過者也易中凡說有喜有慶吉元吉都是

及于物處若是本等只到了無咎便好

彥文曰近見康節先生孝弟詩有云奇哉讓瘦舜懷橘一句遂知易之所言吉凶不在禍福而在仁義先生曰何爲也彥文曰讓瘦故事是漢時張信張禮兄弟二人爭死之事彥文以此知吉凶只在此處論其弟爲兄替死豈非吉道乎先生曰是昔有友問予曰朝聞夕死何以爲可乎答曰我有四字人忽以爲常不必說其友極叩之予曰當死便死彼亦不悟參夫曰先生之言雖是四字曲盡其妙當字卽是道字便字卽是可字先生曰然

彥文問曰齋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齋也當其時也寂然無事一毫思慮容不得何又曰思其笑語思其居處先生曰程夫子已論過此乃言衆人之齋耳衆人之心如何得湛然純一思其笑語思其居處精神併歸一處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彥文曰體用猶闔闔也寂然不動體也感而遂通用也先生曰然彥文請于先生曰不肖今年止看得十五卦雖不能十分透徹確守定程朱兩夫子傳義爲本領解去如有不明再參訂諸家不知是否先生曰四聖二賢是易之本領諸家各自成家彥文曰覲華吳先生以天理二字發明易道眞透徹先生曰然又要知吳先生說大明是甚彥文曰易之大明卽人之明德人能明其明德透徹終始便是易之大明終始也先生曰天理與明德何異彥文曰天理云者是天然一定之理明德云者是明此天理天理卽明德明德卽天理本無異也先生曰明德纔是我之天理彥文曰這等看來天理二字還是大家公其所有之理我能明此明德透徹方是我之實有諸已之德也先生曰然

先生曰齋戒三日極進學問所云齋者要胸中潔淨無事一念不

雜纔算得齋如一念不雜之時正好體認此真體也又曰所言人心道心今日正好體認吾輩今日初坐時其心何等危而不安這道心何等微而難見既坐下漸漸體貼漸漸收斂危者便覺稍安微者亦稍漸著這就是精一底工夫精者不昏一者不散常常如是便是允執矣

先生曰惟精是格致工夫惟一誠正工夫精是博文之事一是約禮之事所以程朱只以居敬窮理爲教居是居其所窮之理窮是窮其所居之敬本體卽工夫工夫卽本體

先生曰聖人允執其中時時未發故爲允執

先生曰適于義適亦可莫于義莫亦可此兩句原因義之與比一句發無適無莫一味隨義而轉夫子之仕止久速只隨義轉也葉立室先生曰君子之于天下也這一句極要體會可見君子之所作所爲直要通得天下人纔行得不然若守定一己之獨見而不能通之于天下雖是真心爲國爲天下也行不去先生曰不能通天下而欲行一己之獨見不要說天下人不從卽同志中也不從必竟要行須是天下人無論賢愚不肖都通得方可行也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六

先生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是論造詣之深淺耳若論知之者便是知到這樂處始可言知之而不知其樂是知箇甚麼然這樂人雖不曾到此境界若不樂是人人皆有的人要知樂且于這不樂處反觀予嘗體之人之不樂俱有一箇緣故其病只在一箇對待心與境相對境安得如我心便不樂矣人與我相對人安得如我心便不樂矣至于聖凡相對天人相對種種懸慕皆爲不了之心皆爲不樂矣試觀聖門只是以求仁爲本仁則樂不仁則不樂凡不樂處皆是不仁仁便對待者皆一貫

矣故程子曰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用也萬物皆備于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由此體之可知樂矣

有友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先生曰這與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一般是爲傳道而言若凡事料其不可與言遂不言其如世道何且世道雖否塞全賴正人君子之言當時夫子周流天下明知其道不行其言無益矣只此心不容已故不得不如此所以晨門亦知之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又如陳恒弑君夫子講討明知無益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吾輩今日所言豈能必人之聽且行亦欲存此公論耳

先生謂彥文曰人有邪見積于胸中久則必洩無微不彰不容遮掩乃天理也極是可畏不可不慎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七

彥文問曰聖人時時未發是時時對越上帝無時而不敬也何至祭祀時又要三戒七齋何也先生曰聖人雖無時不敬平常不廢應接若至祭祀時皆謝絕收斂精神以對鬼神耳

有友講掘井九仞章先生曰吾人一生止掘得一井掘之不皆九仞亦有一仞而卽得泉者惟以得泉爲主顧人力何如耳

有歌白沙詩倒翻秦漢從頭數惟有堯夫認得眞參夫曰若自秦漢惟有堯夫認得眞其間周程張朱諸先生皆認不眞也先生曰不然此乃二人學問氣質相近處所遇皆當盛世得以自樂者若周程張朱諸先生是爲天地幹蠱之人白沙康節是享現成家當者若其最苦心竭力者又莫過朱夫子于世上無一事不理會過在吾道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矣

先生講自行束修以上二節曰此二節舊俱隨文生解成曰誨者

誨其行束修者啓者啓其憤發者發其悱復者復其三隅反是無頭緒的學問不知聖人教人只在一處徹上徹下不過如此但隨人向道之志求道之切如何耳自行束修以上是有志向道者聖人未嘗無誨未嘗不接引之大道也人却不知當面蹉過了聖人亦無如之何故必須憤悱三隅反而後可啓發反復也憤悱三隅反曲盡求道者曲折憤是不得入門心憤懣也悱是見得在眼前只口說不出三隅反是觸着便動念有領會了學者總在一處求故有此三樣景象聖人總在一處教全不是只啓其憤發其悱復其三隅也

先生謂彥文曰易是現前的物事看繫辭首章可知只平鋪着看尊卑貴賤動靜剛柔吉凶變化自然而然執一件不是易遺一件不是易聖人說一部易却像不會說一般故朱子曰易是不惹着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八

事的不好將大話說不好將巧話說不得粗說不得細說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真知易者哉

幾希者差不多也人與禽獸人看了差不多聖人看了却差不多險矣哉

先生謂彥文曰此心若火光然搖搖不定初學要一眼看定不放手他東適西適久之自有妙處

先生謂彥文曰五更初覺甚好體認彥文曰諾

先生曰胸中無事則真元之氣充溢于中而諸邪不能入矣

先生謂彥文曰兩年來愈知虛見無用之學必須躬行實踐方有益不然却是當面蹉過因曰某人見地最好與之言亦相入但考之躬行便內外不合是以知虛見無益

有友問太極圖先生曰太極者據易而言也天地間莫非易易有

太極非易之外別有所謂太極也且以吾身言之吾身是易此時當下寂然無些子聲臭卽是太極周子云寂然不動者誠也誠卽太極也

有友言羅整庵先生言理氣最分明云氣聚有聚之理氣散有散之理氣散氣聚而理在其中先生曰如此說也好若以本原論之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何也以人身言之身爲一物物便有壞只在萬殊上論本原上如何有聚散氣與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更無聚散可言

先生曰文文山公惟其義盡所以仁至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皆是義盡處故夫子稱其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亦是義盡處故夫子稱其仁道理只是一箇義盡處卽是仁除義無仁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九

有友問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彼之眞詐眞不信者我若不知反被他欺侮加之何可先生曰不逆詐不億不信雖被他欺還好還是君子心腸雖不能如先覺者却于自己無損若存一箇逆詐億不信便是一箇小人心腸王霸之分正在此處

吾輩處事接物只是至誠直道行去不必添一毫算計所以孟子云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小人以方而欺君子君子寧受其欺也若罔以非道君子必不從彥文曰罔以非道君子不從君子非明受小人欺者若察察爲明者豈能察察到底若偶惑于利反受其非道之罔不可知也先生曰然其友又曰譬如老師當任薦一人其後改節有累老師將何處之先生曰昔程夫子有云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心腸或替聖賢心腸如此

彥文問曰申生可謂孝乎先生曰申生可謂純孝矣彥文曰說者

云申生不逃而自殺使父有殺子之名可謂孝乎先生曰彼已言之矣云天下無無父之國故不可逃而自殺若不自殺父必親殺之伯奇亦然若說伯奇申生知道未必然若論爲子道可謂純孝矣

有友問曰衛之壽伋何如先生曰亦可謂盡義矣彥文曰二子之心與伯夷叔齊同先生曰然

人之不仁只是一箇難字阻礙了必將此難字打透方可言仁難者何仁是也天理必與人欲相逆纔去做難底事是向天理上行然人欲隨之又要獲了既先難又後獲方純乎天理非仁而何顏子克己若紅爐點雪不必言難天下歸仁反從獲上說若樊遲根器大不同故曰先難後獲

有友論天人先生曰天人原是一箇不是兩箇人之所爲處卽是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十

天譬之命該做官者必須讀書做文字讀書做文是人然肯讀書做文又是天彥文曰命之所有先天也人之肯爲後天也無先天不起後天無後天不成先天先生曰然

有友言體認與揣摩先生曰體認者是實實有這件在此若人與人相會已見其人又細認之揣摩者是未見其人而想像之所以與體認大不同朱子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發處卽是實有這件矣但人都覲面蹉過是見其人不知認也

參夫曰開伊洛之源者濂溪周先生也二程先生親得其祕宜乎大闡發之何程子不言濂溪且尹川作伯淳行狀云先生之學得之遺經卽太極圖通書直至朱子始爲表章何也先生曰二程不過再見茂叔耳教尋孔顏樂處但指點其源頭再見之後各處做官卽太極圖通書似俱未見伯淳先生曰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

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體貼出來說大學云孔氏遺書初學入德之門說中庸云孔門傳授心法常教人讀書必先語孟不是程子表出四書聖學真無入門云得之遺經豈不信然

有友問明哲保身先生曰此身是千古之身保得方成千古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皆明哲保身也若有封疆之責便以保封疆爲明哲保身矣死于其職又以死職爲明哲保身矣若不顧名節便喪其于古之身偷生幾年終歸一死何曾保身般之三仁是三樣明哲保身楊雄者錯認了這一句綱目書莽大夫楊雄死是真死矣

先生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一句乃是中庸之大關節處博學審問思辨俱是擇乎中庸得一善不是今日得一善明日又得一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十一

善從始至終只此一善也不是得一萬事畢性道無窮學問亦無窮但擇得一善拳拳服膺便日新又新

有友問兩端用中先生曰在民爲兩端在聖人卽爲中又一友曰兩端譬之賞邊或云與之一或云與之三一則輕三則重用中則與之二先生曰是子莫之中也非聖人之時中也兩端是可一可三用中是可與一則與一爲中可與三則與三爲中可與二則與二爲中故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

先生曰惟權乃所以爲經也非權則經不可用矣經譬之稱也權則稱錘也稱一定不可移權則隨輕重而定故權字卽時字也

彥文問曰夫子動靜只在幾上用功否先生曰沒有甚麼只是平常彥文曰何以謂之研幾先生曰研到極深處方知是平常若說有箇幾可研便不是幾也

聖人書惟有論語更妙卽言忠信行篤敬一段真非大聖人不能言也其中本體工夫精粗微顯無有不盡者然忠信篤敬又非今之人所謂老老實實之言行可算得也畢竟至立則見其參前在輿則見其倚衡纔算得

先生曰學者于理氣心性一一要分割得明白不明理性固不明心氣不明心氣亦不明理性延平先生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默坐澄心便明心氣體天理便明理性

彥文曰靜中充塞時或時黑暗或時若白日中天明明白白先生曰此氣機也彥文曰都不管他何如先生曰不必管他此時正要認真假真者無起滅假者有起滅

彥文曰卽妄而求真轉妄卽真也卽非而求是轉非卽是也先生曰然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三

參夫曰天地位萬物育有言必是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使鳥獸艸木魚鼈咸若方是真天地位萬物育也又一說云但真能有致中和者便是天清地寧卽是天地位萬物育矣此兩說不知何如先生曰且看中和與天地萬物是一是二若一只中和便是位育除中和外無位育也若以中和觀之隨處是位育有何加損但致中和者如眼清的人真是天清地寧日月光華萬物欣欣各適其適不中和者却如病眼的人舉目都是煩惱如何有此氣象必說聖人居天子之位纔算得致中和却是孔子顏曾思孟俱是不中和了卽後來人言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此還在功業上論且中和位育原非兩事得位原無加損

有友論性與氣先生曰性與氣要人自認不可分而爲二亦不可混而爲一何也觀孟子口之子味也一章可知矣這章書一向看

不明白只爲看上節命字作氣數之命不知上節性是氣質之性命是天命之命衆人認爲人之性君子則認爲天之命故能轉欲而爲理下節命是氣數之命性是天地之性衆人認爲天之命君子則認爲人之性故能盡性以至命一自氣質中提出賦畀之正來一自氣數中提出稟受之全來

先生謂彥文曰近日看來學問最易簡却要多讀書朱子晚年云某自過江來只不住教人仔細讀書這道理書中俱備卽如五經便是五樣少看一經便少一樣妙理理只是一箇妙處不同所以傳說告高宗說學字便云學于古訓乃有獲如何可不多讀書

先生問華鳳超曰丈之資質純美請言所志鳳超曰志不敢言但亦欲做些工夫還無下手處先生曰論語上有三標志曰志于道志于學志于仁燕超曰舍弟志趣甚好嘗欲從訥庵家叔同處自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三

已做些工夫被學生子耽誤先生曰動與靜原是一理學與教原非二道學所以要靜者非是閉門討箇境界之靜只要研窮得如何是道知道便知忙閒都是也應事不損精神怕應事便損精神信得本來無事應事何妨靜中體貼正要體貼此理

先生曰看來學問只是反躬二字最妙反躬卽退藏也

先生謂彥文曰人只有這本心得之爲聖爲賢失之爲禽爲獸此本心非惟聖賢卽忠臣義士節婦貞女皆得此本心者也所以他亦垂千古不朽如關壽亭張中丞岳武穆之類一點本心不昧千古常存又如露筋一女子亦遂不可磨滅此等皆如出鑛成金彥文聞之悚然

先生曰朱子云一覺則義理在有友曰甘食悅色他也知道又豈不是覺先生曰甘食悅色之時正是昧了此覺

所謂平天下章先生曰天下如許大治天下如許難得其要真簡
易直截也看來亦無他只一箇性字性者孝弟慈是也孝弟慈前
章已盡言之矣到此章只以孝弟慈爲矩絜此矩而放之四海無
不準也其本只在忠信忠信者天然本質忠信是真體孝弟慈是
真用天下之大真機括只這些子透此纔是物格纔是知本舉而
措之天下裕如何都爲一財字迷昧了故末專說財孟子曰王何
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真知本者哉

先生曰富與貴兩章只是一箇凡情與正性相對耳欲惡是凡情
不處不去是正性欲惡真則轉凡情而爲正性下章是夫子拈出
一箇真欲真惡來若真能好仁惡不仁方純是正性無世間凡情
矣

司馬仲良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先生曰一邊是天理微妙處一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十四

邊是人欲橫流處天理微妙處聖人不言人欲橫流處聖人亦不
言此是記者之撮要也命與仁聖人何嘗不言但未嘗言命與仁
之所以然故記者曰罕言

彥文問曰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纔算得真率性先生曰然
彥文問曰率性與透性何別先生曰率性是誠明透性是明誠彥
文曰近世儒者皆云透性及考其行事有大差謬者果透性乎不
透性乎先生曰孔子自十五志學便志于矩所以至七十纔能從
心不踰後世儒者儘有透的于矩則未也所以只說得透性說不
得盡性聖人便是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臺釐之差差于矩也

彥文問曰孔子之作春秋首書春王正月辨者多矣夫子何以言
之先生曰元年者乃魯隱公之元年也春天之春也王正月者是
周王之正月也極明白更有何疑

先生曰朱子解大學明德連心性情俱已說盡虛靈不昧心也具有衆理性也應萬事情也張橫渠云心統性情亦此謂也談一函曰性與情俱無工夫惟心有工夫性與情做不得主惟心做得主先生曰然主人本未及與其說未嘗思也

先生曰人每日思量計較的算不得心是情識也要識心在那澄然無事時見然而還不是性性不可見天理是也在未發時見所以程子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是某體貼出來天理須是自家體貼出來說不得

先生曰口言程朱之學終身不知所學何事程朱之學主敬窮理主敬者主一之謂今人說敬與一無干胸中真無事方是一方是敬理者性也窮是窮此性故曰窮理盡性若泛泛思量道理與窮理亦無干大抵都是訛以傳訛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彥文曰心中無事心氣俱和平先生曰無事時卽是中中則自然和

先生謂彥文曰吾人本分二字要緊聖賢不過一箇本分本分卽素位也若一越分便是無忌憚如魚投網如蛾投火至死後已真是可哀

先生曰碌碌營求者本求衣食要之未必能遂其欲安分無求者但菲衣菲食亦未必因其不營求而遂凍餓以死在人所志如何耳嘗見四方來此者若真心爲學主人自然恭敬苟非爲學而志于營求主人亦未必因其營求有厚贈也

陳良甫問曰周濂溪開伊洛之源其學直接洙泗何所自而然先生曰濂溪是讀易而默契道體所以作太極圖通書卽提出太極兩字讀易者須先通太極圖通書通書曰易通俱是發明易道末

章說山下出泉靜而清靜是濂溪要訣程子又恐人認靜字不明故只言敬其實敬則自靜也

先生曰羅近溪先生之書真明心書也學者一向執著者看之甚有益但初學之士先無定見看之恐發狂其說心處極透若天理二字與程朱脈絡全不相干所以有流弊

彥文問曰顏子居陋巷不用世是有夫子在也曾子在夫子沒後亦未見其用世何也先生曰聖賢之所爲決不差顏子有顏子事曾子有曾子事卽孟子眞命世才救世行道之心何等緊切然曰于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故仕止久速聖賢惟義是從

先生謂彥文曰近溪先生粹仁篤該抄錄數段一看甚好但克己復禮一說不可解易是聖人親自言者乾之九二曰閑邪曰存誠豈可不信便欲將克字當作能字然則邪不必閑乎所以明道先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六

生與韓持國云不必克乃是道也非持國分上事若持國之已還須要克此言却眞確而無弊也

彥文曰不肖自與開陽習靜兩月初坐七日夜半忽起念看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反之自己眞有於穆不已體段彼時湛然無物直與天地上下同流彥文認爲本色不知然否先生曰此是好消息是爾容處久氣清若動中亦如此便妙矣

先生問參夫曰精義入神何以言之參夫曰一向解說一事有一義必條分縷析毫無滲漏確乎不移方是先生曰此只算得精義算不得入神還有意在入神更不着絲毫意也聖人所以爲聖人只母意必固我

先生問李潤卿曰面前是何物與我此中同否潤卿曰此體原是一個何分內外人有此身便有內外之分無我纔能合一先生又

曰面前還是空的不是空的潤卿曰空與不空皆人之見也其實亦無空亦無不空若會得說空也得說實也得先生曰面前都是天天那有空不空人只有了軀殼便隔礙了天聖人形色天性全是天

先生曰易都是現前的不可泥在這部書上其實吾心卽易心未必是易易方是心故曰以此洗心心是易了謂之洗心不然只是憧憧往來之心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心也密是不測處密方是易矣

先生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凡忽然而覺處皆是乾知其是而行之便是坤道知其不是而行亦是坤道

李潤卿曰昔有一友因兄弟不和成仇後聞講學而歸心中只是不快直一夜不睡忽思大舜處傲弟孟子說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七

仁人之于弟不藏怒不宿怨釋然大快與兄弟歡然白首無一言鄉黨皆化之彥文曰由此推之豈止弟也仁人之于人也藏怒不宿怨則無人不可處矣先生曰然怒怨要藏宿他何用徒自苦耳

先生謂李潤卿曰吾輩學問無他只是學天惟天好學至於伎倆人各有能有不能倒難學天乃自然之理無所爲而爲何等自在先生曰羅近溪所言學者假操存假工夫親切痛快今學者不知本領卽愛人親人煦煦然都是一箇假仁體甚害事

有友言思先生曰憧憧往來豈是思思正思其不思者故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所以無不思若着於思便是有所

彥文問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卽學者一念反觀無纖毫人欲處亦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也先生曰堯舜與人同正

同乎此處大人者與小人對言所貴乎學者只不走小人路耳天地以生生爲德人苟存生生之心卽與天地合德日月以貞明爲德人能明德卽是與日月合明四時以生長收藏爲序吾人一語一默一進一退不失其序則與四時合矣鬼神以福善禍淫爲吉凶夫人勸善懲惡則與鬼神合矣如此存心與大人何異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又何嘗不合

先生曰佛氏謂生死事大故其徒真心究竟我夫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言何嘗不懇切吾輩何無一人真心究竟者

有友問人死時何修而可以不苦先生曰要臨死快活須生前喫苦

有友問初學何以入門先生曰人只有一箇身身只有一箇心身譬之宅心譬之宅中主人身非心譬之有宅而無人居心非身譬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六

之有人而無宅住學問入門先要究身心二字

先生曰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于至善處也

先生曰人以陸象山先生爲禪學象山何嘗看佛書其學分明是孟子一脉先立乎其長者但彼資性高當下見得如此將得手處教人言之太易不善學者無彼之天資又無彼之人力效其現成口吻故有病耳象山畢竟少了朱子窮理工夫說他不入微則可謂之爲禪非也卽陽明先生分明是象山一派象山從是非之心透入陽明從致良知得手彼之工夫眞萬死一生中得來後人夾雜情識發用出來都當了良知作用乃其弊也以四無立教先生之過也薛方山公有云朱子之學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學孟子教人之法也此可爲千古定案

先生謂彥文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胸中無物便是天理無物者無妄也若無事尋事又是無妄之往矣

先生謂彥文曰所謂立志者不是如世人立箇主意要做件好事孟子言志者氣之帥也先立乎其大者使物不能奪此爲立志先生曰明道先生三代後聖人也諸葛武侯三代後伊呂也

彥文一日請于先生曰仲素羅先生始來貴邑從龜山先生居東林抄學庸半載至今配享龜山不肖等從夫子亦有年矣學未成而道未聞反而思之真有可愧先生曰吾輩所修之業千秋之業也但不可時刻放過自有至處

先生謂彥文曰張南軒先生之學全以主敬爲主曰事靡他及行無越思此八字乃主敬要訣

先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說者皆以爲未聞道則不可死子獨以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五

爲未聞道則不可生生死一道也旣不可死又可生乎

先生曰敬而無失最要講求程子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曰惟敬而無失最盡敬不可爲中敬而無失乃所以中也敬如何能無失只因強持爲敬不能無失若將程子此言反看敬而無失惟中最盡敬不能無失中乃所以無失也故復性之學只復于未發乃是敬而無失

黃炯伯問曰學何以入門先生曰四書五經皆聖賢之言苟會得則一言一字皆可入門會不得雖誦讀終身汗牛充棟無益卽將論語首節註細看便可知其曰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可見效先覺非但效其行事是效其明善復初不然效得一件兩件好事也只是行仁義非由仁義行也

炯伯問曰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其過何如先生曰聖人說假我數年明白是四十之時也聖人豈無過聖人有聖人之過賢人有賢人之過學者有學者之過聖人稍不如天便自以爲過過者無心之謂吾輩而今且不好說過恐猶是惡也稍有意爲之卽是惡炯伯曰如何可免此先生曰過與學對有一分學力便可少一分過惡

子靜問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敢問道何以聞先生曰何莫非道聞與不聞須自知子靜曰註中一句極平常話近日體之甚有味其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可見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信到透處死亦是當然之理何不可之有先生曰然聞此言真信者便是聞道只是信難

先生曰家庭日用只好循理行去不可要像自己意思雖父子家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三

人到說不得處宜從容消融不可動氣一動氣大有害釁從人起不妨釁從我起便不是

參夫講子奚不爲政章先生曰此所謂當下也他人言當下是虛底聖人言當下是實底入太廟每事問當下是禮故曰是禮也語默動靜當下是道故曰是丘也在家只是當下爲政故曰是亦爲政也

先生曰學必由格物而入

又曰格致至一旦豁然知性矣

彥文曰近着繫辭至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真是無思無爲方能寂然不動先生曰此三句一齊來不是易何能無思無爲何能寂處不動何能遂通天下之故是易方如此不然無思無爲不過槁木死灰不要說吾儒釋氏亦謂闡提可救惟墮落無爲廣大深

坑者救拔不得伊有受用不肯回頭也佛言闡提大惡人也

先生謂彥文曰人忽然警覺可是覺否彥文曰是覺也是乾知也乾知若電光石火承之者坤方能久先生曰忽然警覺是迷而復者也隨起隨滅算不得真性若是真性自無起滅學要格到無起滅處

先生曰只將尚書天敘有典一節王道蕩蕩一節細體之便見天理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有友問理氣先生曰欲明理先明氣氣苟不明理亦不透先儒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試看天地間可是一氣否無論人物同此氣卽金石瓦礫亦同此氣也知氣之同則知理之同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若到成形便不同無論瓦礫金石人物之不同卽人之同類者亦有不同物物一太極也同一氣也而有春夏秋冬之異宜同一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三

理也而有仁義禮智之異用觀物有溫涼寒熱之異性則知人有剛柔陰陽之異稟同者不妨其爲異異者不害其爲同所謂敦化川流因氣觀理更明白也

彥文問曰曹月川先生何如人先生曰是文清一派學問彥文曰人多不知何也先生曰凡言悟者俱未知之月川文清俱是天生聖質只依本色便是故其議論俱是實實落落躬行踐履不談悟語儒者以爲未透更不知彼無迷何必悟彥文又問曰呂涇野先生何如先生曰涇野先生一生極喜明道與明道學問極有契合全是仁體彥文曰涇野先生看他最嚴于規矩先生曰彼教學者只以安貧改過四字看來學問除此四字亦無學問矣

季彭山四書私存解喜怒哀樂至萬物育焉云上言修道工夫本只是循得天命之性故狀性情之德以見心體本如此而學道者

東林書院志卷之六

會語四

高景逸先生東林論學語下

先生曰人不識這箇理字只因不識性這箇理字吾之性也人除了這箇軀殼內外只是這箇理程子云性卽理也如今翻過來看理卽性也夫人開眼天地間化化生生充塞無間斯理也卽吾性也人只爲有了這箇軀殼便隔礙了且將吾身四體觀之譬之耳目手足隨處有傷便渾身俱痛何也以一體故也程子以醫者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最善名狀吾人與人痛癢不相關都是不仁旣知萬物一體人之疾痛苛癢焉有不相關者乎只爲有了私意便與人隔絕如赤子無知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以此時無私故也此處識仁方有入處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一

先生曰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三句一句少不得如此方是聖人之學不然儘有能明德者若單言明德一句卽佛氏亦可攬入矣若單言新民一句卽五伯亦可攬入矣直到了止至善彼三家便攬入不得看來聖人文字最妙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一句三句都包在其中苟非人欲淨盡天理到粹美處亦算不得明德新民也

先生曰華氏三日之會所得云何彥文曰會中諸友真懇切實甚有感激處不肖亦不容不發憤矣先生曰前者首日上午方是會之正格若往日之會止算得以文會友還算不得以友輔仁何也凡會之正格是學者煅鍊之大火候也吾人終日孤居獨處雖云學問未經煅鍊臨此大會方血戰是時大家俱有一箇收斂貼身意思其中或有所疑各呈所見商量印証方有益也不然會時單

講幾章書義只是故事而已雖有所聞亦不過長得些聞見還是會之正格彥文曰誠然

彥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其程門宗旨乎先生曰是程門教人入門法也若明道體貼天理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伊川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方是宗旨雖然學問不過體天理而已但天理二字要自己體貼出來實有諸已方爲自得孟子所爲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學至左右逢原方是自得

先生坐麗澤堂見月明如晝謂希顏彥文曰此月與我等相貫通否月與我是一是二希顏曰不肖昏昧胸中不能坦然故不合一彥文曰不肖昏却未昏但未免念有起伏時時覺得不爲瞞過耳先生曰只要坦然坦然無疑便內外合一人在月中如魚在水中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二

魚肚裏水與肚外水總是一水人身外月與身裏月總是一月人須要與天日常灌輸莫滯膩胸中若有滯膩雖有所得不過陰靈存想而已此處須要用力透出方是大明中天

先生曰人之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躡蹠之食不受不屑是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者也雖然須要窮理格物若不窮理格物便有謹于大而略于小也何也譬如人之稍知學問者使之爲穿窬決不肯爲若使之講分上得財則爲之矣講分上得財與爲穿窬雖不同究其非有而取則一也所謂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宮室濟窮乏而爲之者是皆失其本心也

先生曰大學始終本末四字括盡經世之術何也凡見一事卽有一箇本末凡做一事便有一箇始終從本而治之未在其中審其何者爲先則知何者可後如此處事事皆不廢矣以一身之心

爲本而身爲末心得其正而身修矣以一家言之身爲本而家爲末能修其身而家齊矣以一國言之家爲本而國爲末能齊其家而國治矣以天下言之國爲本而天下爲末能治其國而天下平矣故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此之謂也

彥文問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于道而自得何修而後能也先生曰聖賢所言俱是向內工夫近裏着已所謂深造于道者卽退藏于密之謂此箇深字卽極深研幾深字深造以道是尋原左右逢原方爲自得

有友問君子素其位一句文理何以言之先生曰素其位猶言性其情所謂性者是固有之也註中猶現在現字要玩言現在之位皆是素也大舜飯糗茹草而至衿衣鼓琴常人以爲驟來富貴聖人處之若固有顏子陋巷是視貧賤爲固有居之何陋雖之夷狄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三

不可棄以夷狄爲固有孔子厄于陳蔡以患難爲固有如此素位豈不自得所謂素者本來如此潔白譬之一幅白紙原無一點顏色若富貴貧賤患難却如白紙上加些文彩黑白耳實到此素處有何加損添減哉

先生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性何嘗有喜怒哀樂當喜而喜原無喜當怒而怒原無怒哀樂亦然

先生曰女爲君子儒一節註子程子以爲已爲人分別君子小人爲人者不必言矣卽爲已者非學力到純粹處恐已私猶未盡去謝氏以義利分別君子小人爲利者不必言矣卽爲義者苟非精義入神恐利心猶未斷若說以道分君子小人子夏學以致道豈不是道此還是子夏之仁何也只將局面一看便見孔子之心無刻不在天下故欲老安少懷友信是何等局面此方是君子儒

有友講九思章先生曰聖人說九思盡矣九思是人少不得的除了九思更無可思矣九思之思無思之思也

有友問原始反終先生曰這不是言語解說得得要解說只須周子無極而太極便是原始太極本無極便是反終這等解說不難但一件甚難周子所云無極者卽是無欲也無欲到極處便是太極如今人眞能無纖毫之欲方能原始方能反終不信但看天天何嘗有始終天旣無始終則命亦無始終命旣無始終則性亦無始終性旣無始終則心亦無始終天命心性旣無始終則人亦無始終矣人旣無始終則生死之說了然矣

有友曰文公解仁字云心之德愛之理可謂明白透快矣但要與初學解彼猶不能明白何以解之方能使之明白也先生曰心未便是仁心之德方是仁如耳聞目見未是耳目之德聰明是耳目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四

之德也愛未便是仁愛之理方是仁如仁民愛物是愛民吾同胞物吾與是愛之理也

有友曰耳目手足視聽持行皆天則也先生曰固然先要曉得耳目手足未有視聽持行之際原是一箇天則也有此天則方能視聽持行皆爲天則也

先生謂吳心矩曰學問之道無他性而已矣無志于學問者不必言旣有志學問須要復性纔是眞有志復性非靜不可學之所以必要靜者只爲有生以來積習旣久私欲已深錮蔽遮掩若青天之覆陰雲如止水之起波濤初學要靜中澄定此心久之如陰雲旣散方見青天若波濤暫息方見止水靜後須從無意中猛提看此性本來無物何嘗錮蔽得他眞要信得過方是易簡

有友言某先生只是讀書某先生只是會友云不讀書不會友則

過不得日子先生曰讀書會友俱是養法如身是魚書與友是水讀書與會友如魚之得水李見羅先生更說得全云讀書會友靜坐三者缺一不可但人不可有着耳要隨人便切不可讀書者厭人靜坐會友者厭人讀書

先生曰人只是一个眞眞便做得大事業自古大人物做大事業只是一箇老老實實有一毫假意便弄巧成拙

先生曰生之謂性與生生之謂易何所分別觀華吳先生曰生只是一箇生告子生之謂性原不差但認食色爲生便差了無怪其以人與犬馬爲一生也先生曰正是繼之者善原是一箇源頭到成之者性人與物便有分別觀華先生曰成之者性也不差也是一樣人物之分別只是主宰處有些子不同物之爲物俱隨造化轉人之爲人便有一箇自能主宰者在可以不隨造化轉也所以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五

人之性爲貴

羅近溪先生云時昏時明昏明雖二此知却無兩也彥文信此只以此知爲主昏明非其體也皆氣之開蔽耳與吾知體何尤先生曰亦是但知便着在用上乃心之靈非性也彥文曰正不敢冒認還想進一步先生曰也不可急如此做去自有至處至處則豁然矣學問無窮至死後已

先生曰佛氏能中而不庸常人能庸而不中中而不庸非眞中也庸而不中非眞庸也聖人之道中庸而已

諸友請于先生曰先生在京講學與鄒馮兩先生以何者爲教先生曰鄒先生要人見性馮先生只教人務學余只言存心人只是這箇心思量算計的還不是乃心之用耳不識心學問便差了若撥轉這箇心正了便是存孟子說存心是以仁禮存心也仁禮存

心又不是有箇仁禮存在心上這箇仁禮非他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存心只是愛敬人能愛敬人便是存心這愛敬之心乃是吾人不易之真心聖人教人存心存此耳這愛敬二字不要看小了愛敬人便是孝弟不愛人必惡人不敬人必慢人惡人慢人卽是不仁不禮不仁不禮卽是不孝不弟孝弟之至通神明光四海事天明事地察只是一箇愛敬故天子得萬國之歡心諸侯得一國之歡心大夫士庶得一家之歡心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之謂存心

華認菴講吾嘗終日不食先生曰這箇思字要認得真夫子言思不如學者懂懂之思孟子言思則曰心之官曰思思則得之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正是睿聖之思此思字有箇解註虛靈不昧而已吾人時時虛靈不昧便是心之官在了一不虛不靈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六

便昧了心之官變而爲耳目之官矣故思者神明不測之謂也夫子云何思何慮殊途同歸一致百慮人心在同歸一致處便是心官若在殊途百慮上便是懂懂

先生曰孝經之作是孔子因曾子是箇眞孝之人故發揮孝道孝經通天徹地眞六經領袖也昔日未曉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寡而所悅衆後來方知今人聞一箇孝子悌弟人人便想慕而樂道非敬寡而悅衆乎彼孝子悌弟所敬不過一人而千萬人俱悅所以爲要道

先生謂其弟曰人家要昌必先有綱紀禮義方有可昌之理易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若父母已亡長兄卽是父也人家大小俱有一箇統率紀綱凡事稟命長上商確後行必無有差不然人倫有乖家無統率則無禮義無禮義之家鮮有不敗者

非義之財人說得之無傷不知悖出悖入之感應不爽余嘗驗之非義之得不但非義而失還要加倍用去甚者還要連身與子孫俱幫貼在裏許

韓參夫講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先生曰聖人說話俱是實實指出若曰是禮也是丘也是字最有味參夫所言天則二字極是人人有此天則天則者何也天然自有之則卽有物有則之則聖人所以爲聖人無他只是指點得箇天則出上蔡講論語師冕章畢曰一部論語俱如此看知此則謂之知道

先生答山西辛復元曰公天生聖賢如此行去卽是吳康齋也吾輩當在下風第學問無窮工夫無盡昔聞白沙從康齋半年云未有得後歸陽春臺靜養十九年方云有得更不知前之半生無得是何也後之有得不知所得何得公于此究之必有說也公今如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七

此行去正是亨現成家當亦成人品第恐非天所以生公之意也先生謂許涵道曰學者要多讀書讀書多心量便廣濶義理便昭明讀書不多理便不透理不透則心量窒塞矣吾人心量原是廣濶的只因讀書少見識便狹窄若讀書窮理工夫到窮得一分理心量便開一分讀書卽明心也

先生曰敬以直內適得吾體程子恐人認有敬字在故曰主一之謂敬又恐人認有一字在故曰無適之謂一此心無適卽是一卽是敬

先生講一鄉之善士云此是孟子極尙友之量若說一鄉之善士方友一鄉之善士意思便隘了此章全在一箇友字一箇斯字心胸要濶擇善要真心胸濶則無一善之不取擇善真則無邪正之不分放到一鄉則一鄉之善皆爲其友至一國則一國之善皆爲

其友至天下亦然至于古亦然自古真能友善者孔子是也到一處則友一處之善到衛則友蘧伯玉史魚到晉則友叔向到鄭則友子產三千七十莫非其友等而上之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爲其友蓋孔子之取善真如伯樂之過冀北而馬羣遂空古今天下不過這幾人都是他取去了

先生曰人無學問真是難過有無限難處事二氏離事養心便是討便宜吾儒須事事中節纔算得所以貴乎學也

左傳文章甚好見識甚陋如趙盾弑君許世子弑父經有明文添出出境不出境嘗藥不嘗藥爲千古之疑故看春秋者要以經正傳不可以傳疑經要知此生止有此事所以說原始反終麗召曰原始還易明反終更信不過曰原得始便反得終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原是一理且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潔潔淨淨便是人生而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八

靜人之性也原始原此反終反此今日夕胸中膠膠擾擾便不是原始既不能原始如何反終

談一函講民之于仁章先生曰仁是人之性命水火不過養此性命耳蹈仁便不死故曰未見蹈仁而死

先生書卞子靜扇云人心須常息息止息也息則生矣復于未發之謂息但自反炤羣妄了不可得習之久而自能復也

道其不行矣夫此句讀之令人有多少感慨真是人人當面蹉過緣是極平常人謂此不是道要別尋道所以蹉過譬如要尋趙甲當面見了趙甲曰此不是趙甲舍之別尋趙甲豈復有趙甲耶覲華吳先生曰昨看薛文清語錄有云人不知中庸是不知涵養性情也先生曰此言極透中庸即是人的性情不是別物

人不知學險矣哉人心一時無主便愁苦無聊日間還有警省時

此苦便有解說時夜間作苦夢猶有覺時至于死矣更無解救可不懼哉

無事時寂然不動體也而用在于體有事時感而遂通用也而體在于用故曰顯諸仁藏諸用

五更睡覺時猛然自省吾性可潔潔淨淨否可完完全全否何曾有污染何嘗有遮蔽何曾有欠闕說能何嘗不能說知何嘗不知此所謂性善所謂明善也

彥文曰敬則虛虛則靈先生曰虛便是敬敬字只是一箇警字時時警覺便是敬程子恐人着一箇敬故解曰主一之謂敬又恐人着一箇一又曰無適之謂一無適無着也着敬便不是敬

呂大臨先生有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操存久則發見深念憶恐懼好樂憂患放舍甚則日滋長學問用力全在於此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九

誠便是天思誠云者不是思个誠所思者誠也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巳矣所謂故者是故物也盤古至今雖千萬世只此一物先輩嘗言當下當下若果清楚一毫無雜便是此物心與氣不是兩物充塞者是氣主宰者是心主宰是氣之精靈充塞是氣之全體又曰清則爲神濁則爲氣

學問要時時炤顧此心一不炤顧此心便放矣心一放口便要多言動脚便要多事不可不慎

彥文問曰前承夫子指點大開眼孔請問不知何修而能開此眼孔也先生曰陸象山先生所謂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今來曰宙吾人心體本如是實體得來真信得過便是大開眼孔且此心非止方寸也方寸不過是心之位耳其量充塞宇宙彥文曰近日體西銘意思覺得心境開濶苟能充之可是大開眼孔否先生曰然

先生曰剝者剝落剝而後復人自孩提終日要長要短到長大便要名利要貨色種種膠固無出頭處而今吾輩學問正要逐旋逐剝使之剝盡而後始有復之機也然不是容易須要一番苦工夫至九死一生中透出方得力也譬如這箇橘子去皮纔見瓢去瓢纔見子子分兩瓣兩瓣中間纔見一些子芽這芽還不是直等乾元一至從芽中發出者却無形可見方眞體

彥文問曰靜中澄然無事久之有倦意何如先生曰若眞是本色何有倦怠所謂倦怠還不是眞底必竟是把握此時更要全放下所謂大休歇也又問曰沖漠無朕時何以用工夫曰要認認便是窮理愈認愈有滋味

彥文曰不肖今日偶思之不覺淚下彥文生年三十六靜追往事眞無片善寸長可言上負天地之覆載中負父兄師友之教育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十

負妻兒子女之屬望追之時刻苟免禽獸足矣先生曰學問也不要十分看難了只依自家本色今人所患者都是當面蹉過只是這一靈是吾之眞主宰到捨了這現在底又要去別尋箇甚麼有友問明善先生笑曰日用所言皆明善也只看顏子之明善其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人只要自己知不善卽是善也知不善而不復行明善也不是除了這箇不善又去尋箇善人只要肯去自己明便好所謂自家痛癢自家知不是人替得底師友只好說說了不肯行終是沒奈何

先生曰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也其他皆與我沒相干譬如今人之好色好財者無了財色便不悅豈惟不悅反增愁苦貴者高官大爵前呼後擁豈不悅不做官便不悅矣富貴人到死時可帶得去否嘗有一富人臨死自嘆曰吾今日始知銀子無用

至哉言也人能早知無用而急回頭便有無限意味出來釋氏每以生死事大而爲堅苦之行吾儒生死一關打不破終日營營碌碌反被他笑真是可醜

有友講孝經嚴父配天曰爲人子必致父配得天來方爲大孝先生曰不然嚴父云者尊嚴其父如天所以瞽瞍這樣頑大舜只是尊嚴之如天後世之不孝者只是不知尊父如天故耳若說要孝子箇箇使父母配天卽大舜不能爲孝子矣瞽瞍又豈能配得天彥文曰近日覲華先生講繫辭其意曰聖人作易總來只是要人能變化一部易只說得變化二字先生曰正是彥文問曰夫子大象是總解一卦之義乎先生曰此是夫子之易夫子特地教人用易之方故六十四卦六十四箇以字繫辭內又總說兩箇以字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以此齋戒神明其德看來讀易又只是以此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十一

戒以此洗心耳先生謂彥文曰不曾看過六十四卦看得繫辭若不知得繫辭却也看不得卦繫辭是易原若有入處便可聞道先生謂參夫曰讀書後靜坐否參夫曰未也先生曰學者靜坐是八門要訣讀書靜坐不可偏廢伊川先生曰節嗜欲定心氣靜坐却是定心氣之法

先生曰大舜有大焉先要知得這善與人同一句是箇頭腦果是善決是與人同若知得善真與人同便真能舍己從人真能樂取于人以爲善也聖人取人之善譬如今人善看文者一般將他好處圈出來卽做文字的人連自家還不知那一句好被他圈出便躍然如何不鼓舞興起能取諸人以爲善便是與人爲善者也

一友問李見羅先生止修之學先生曰止是至善修是修身善是身之命脉身是善之歸宿此身乃塊然之身也止于善這身便活

此善乃無聲臭之善也修于身這善便實

先生曰一部易只是說一箇中字若不識得這箇中字看不得易
彥文曰看來易中所言只是一正一反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先
生曰然

彥文曰素履往無咎何也先生曰素履兩字卽是率性素者原初
本色彥文曰到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是動容周旋中禮也先
生曰然看卦要拿定看如履先要柔履剛說而應乎乾所以成卦
履虎尾而敬畏所履自無咎而不至咥人也通卦只是一箇意思
只將九五一爻看九五陽爻而居君位中正不偏可云善矣還有
貞厲之戒恐其忘了履虎尾之意及至上九也還要視履考祥始
爲大吉彥文曰六三一爻朱子以秦政項羽比之何如先生曰不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三

象六三一爻他是一卦之主又是陰柔之質而居不當之位故有
許多不好便有戒辭似云若欲視目却眇若欲行足却跛眇目跛
足之人一步不可輕動且卦中武人多是說陰弼之利彥文曰六
三却好撰成弼先生曰武人爲于大君解者皆以武人志剛而不
可爲君這却不象似云六三若欲自爲主便似眇目跛足之人一
舉便有蹶跌若不自用如武人之聽命于主帥指麾然後可免咥
人之凶所云志剛者正欲其堅剛其志一心歸命而爲于大君大
君指九五也

有友問曰體用之說云何先生曰言體則用在體言用則體在用
譬如吾人之一身體也其運動用也卽體卽用卽用卽體體用一
原二乎哉

先生謂友曰今日坐此愁苦之心可能放下否對曰不能先生曰

正是這樣所在就要一箇究竟纔好所謂窮致事物之理譬如坐此思量愁苦是沒用底不如且放下正好偷閑快活一時若這裏放得下便有進道之機自古聖賢豪傑俱從困苦中得力者多人若從此逼迫出便可向道故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不然一生受苦也是枉了所以釋氏謂之苦緣人若遇了苦境便有入道之緣分人遇困苦而不得力便蹉過了這緣分矣

彥文問曰靜中體貼心與氣何以分別先生曰氣卽心也心之充塞爲氣氣之精靈爲心譬如日廣炤者是氣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又曰虛空都是氣不知道者不知耳人之在氣猶魚之在水張子所謂太和謂道太虛謂天指點人極醒

彥文問曰武侯學須靜也之靜何如先生曰他是胸中無事閑居抱膝長吟在軍中雖終日戰鬪却如無事一般胸中常安靜無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三

故思慮細密而神化不測彥文曰與程夫子百官萬務儘悠悠意思何如先生曰也差不多但程先生知此卽是道武侯是資稟暗合道妙他如此學不知此卽是道也

李見羅先生云古來人品是人品學問是學問最說得好又曰自古來若武侯郭令公狄梁公韓魏公范文正公這都是天地間氣所生都是大豪傑大人品所以他的見識與常人不同作用俱暗合道妙若此等人有大聖人指點却又學問中大人品矣

彥文問曰董子云道之大原出于天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似這樣言語却象知道者之言後之諸儒俱說他未透性何也先生曰卽其所云道之大原出于天一旬便有病彥文于是恍然

先生曰學問並無別法只依古聖賢成法做去只是體貼得上身

來雖是聖賢之言行卽我之言行矣我朝曹月川先生是理學之道看他文集不還是依了聖賢實落行去將古人言語略闡發幾句並無新奇異說他便成了大儒故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先生曰顧先生有一言至平常又至精微曰人要識得自家體驗之有無窮意味今人之不肯實心向學只是不曾識得自家若欲識得自家便要究原此身之所從始還要反此身所從終便不容不學矣

聖人情順萬物而無情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儒者若識得這箇道理透便是舜之入元當舉而舉之四凶當誅而誅之與已何與焉所謂終日在塵而不惹塵者也

聖門言仁只是說行處多如視聽言動恭寬信敏惠五者行於天下俱是說行只如此體貼便知爲仁之道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十四

先生曰人要識得自家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人人原來俱是這樣底而今當下且自試看果如此否

有友言仁智劉本孺先生曰仁智原分不得未有昏昧之仁者亦未有刻薄之智者

參夫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由是觀之千古聖賢相傳止一平常中庸之道不然卽若夷之清惠之和且爲隘與不恭君子亦不由吾人必學孔子學方不差孔子豈不清是時而清豈不和是時而和先生曰這公孫丑上一篇是孟子天德王道其願學孔子必以伯夷伊尹柳下惠來形容時中這些子略差便做到聖人也有弊

先生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人作事差後知悔知改常人往往有之聖人說已矣乎却象絕望意思何也看來此工

夫極大非有過然後悔改之謂是研幾之學也直在幾上用功過未形而潛消默奪之謂且訟之云者如兩人並爭方爲訟若一人何云訟人心天理人欲之界若兩造然內自訟者非幾纔萌卽見卽訟卽時消釋三千七十子中獨顏子能之夫子已矣乎正如未聞好學之謂若待過形于外說不得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矣

有友言伊尹湯聘章先生曰要見聖人正在此處見方親切聖人不是胡亂動得必至誠到極處方能動如人求神亦必至誠到極處方能感格若衆人不因富貴動必因功名動伊尹囂囂然與舜飯糗茹草若終身同

參夫問曰明道先生說康節先生之學內聖外王據先生之學可爲安且成似此言康節之學不可及矣何伊川先生每與談不合康節嘗云你說生薑樹上生也由你說的是伊川不足康節之學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五

先生曰二程中正康節精微要知康節之學與聖人少差一線聖人便不如此康節從圖南一脈來有些仙氣嘗觀與伊川論雷從何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康節便要知其起於某方某向多此一算故明道云康節欲將傳與某某兄弟那有此閑功夫然康節之學是潔淨精微又不可以數學擬之故云數到康節纔是易之真數宣城王台文來問學先生曰孟子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從那裏見得台文曰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言手之所持足之所行自然而然這箇不待安排措置者卽與堯舜無二先生曰這箇卻靠不得爲堯的也是這箇爲桀的也是這箇只看這箇爲處何如何台文曰告子云生之謂性何如先生曰生是人物所同性則人物各異若以生爲性只知人物之同處不知人物之異處故孟子以白之謂白問之而告子曰同又以羽雪玉問之而告子曰同以犬

牛與人同矣若能知其異又初不害其爲同也毫釐之差如此
先生曰顏子形容高堅前後苟非竭才之學真難窺測論語形容
夫子其曰溫良恭儉讓其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其曰子
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若溫良恭儉讓還是從應接處形容
子溫而厲還是動容處形容至于燕居乃是從聖人獨處無事時
形容今日想像真是一夫子宛然在日中也鄒荆璵先生問曰天
天二字何以解之先生曰就是桃之天天純是一團生機
先生曰聖人全體是一團太和元氣顏子仰鑽瞻忽亦在此參求
鑽達不已所以自云竭才卽曾子稱其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是何等氣象夫子亦形容曰如愚吾輩要會此意

參天問曰夫婦有別何謂也先生曰男正乎外女正乎內夫唱婦
隨無乖陰陽之道是也參夫曰是夫夫婦婦謂之有別矣有謂各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夫

夫其夫各婦其婦者何如先生曰亦有別之一也參夫曰不若各
盡其道之爲全此爲有別之第一義也

彥文問曰聖人臨死順之乎收斂精神乎先生曰此處如何着得
收斂

彥文問曰王龍溪之辭受不明必是良知之學誤之也先生曰良
知何常誤龍溪龍溪誤良知耳彥文曰龍溪之差恐亦陽明先生
教處未加謹嚴耳弟子如此爲師者恐亦不得辭其責先生曰我
朝文清先生與陽明先生俱是大儒第文清先生之學嚴密無流
弊陽明先生未免有放鬆處彥文曰陽明一路學問看來畢竟有
滲漏先生曰然

先生曰詩必以小序爲準國史明得失之迹豈可不信但首兩句
是真其餘皆後儒附會之言所以朱夫子不信小序是連真者皆

不信矣將許多思賢詩俱作淫辭解如雞鳴五中皆思賢詩也彦文曰詩中多以美人喻君喻賢者先生曰然

參夫曰涇野先生曰易只是一部易那裏有許多易伏羲之易卽文王之易文王之易卽周公之易周公之易卽孔子之易豈可分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耶觀此言却分明說朱子之說不是矣先生曰朱子之言豈有不是且觀之現前天地有自然之易觀之天尊地卑一章天地之易何常要畫及至伏羲畫出便是伏羲之易伏羲之畫已備又何消得辭說及至文王繫之以彖辭便是文王之易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又何消爻辭周公又繫之爻辭便是周公之易孔子又發揮出許多義理便是孔子之易程子之傳又是程子之易只一箇易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程子又各不同先生曰以此洗心退藏于密隨處是密程子曰密者用之源顯諸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七

仁卽是藏諸用譬如一株樹春氣一動抽芽發枝枝葉都是春發出是顯諸仁然春都在枝葉卽是藏諸用夫子言仁曰恭寬信敏惠可見仁都在事上離事無仁密不在寂然不動中尋又不是舍寂然不動處有密密只是藏諸用

有言以易洗心是二物何如先生曰此言固好然以此洗心豈不是以易洗心須知易方是心心未必是易到得憧憧往來之心變成寂然不動之心渾是易矣豈不是以易洗心

先生曰費而隱卽是顯諸仁微之顯卽是藏諸用

先生曰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且學顏子余則曰顏子才高難學學者且學曾子有依據

陳如觀云勿亡勿助可以爲孳孳爲善之註腳否先生曰也是嘗思明道云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意同此意要善會此是立本功

夫然立本正要致用所以伊川云必有事焉須是集義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彥文曰旣言事必眞有事可見先生曰心爲體則身爲用身爲體則心爲用無用便是落空學問
先生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聖人與天地都是一樣只是這憂與天地不同聖人吉凶與民同患故憂百姓的憂患卽是聖人之憂患也若論大業盛德成象成形知來通變聖人與天地俱是一樣

彥文曰邵康節先生明道嘗許之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只說程朱不提康節何也先生曰伊川言之是矣云康節乃空中樓閣看來他天資高胸中無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的意思

先生曰程朱之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學問須要身體力行纔得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六

不然只是空口說空話

吾輩相聚得一刻無妄卽做了一刻聖人如此勉勉循循做去自有長進不要欲速不要忘了

彥文曰偶思日月至焉至字有主客之分先生曰張子云內外賓主者顏子是仁在內爲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在外爲客此爲內外賓主之辨

先生曰魯齋有用夏變夷之才與子見南子意思同又曰有魯齋之志有魯齋之德則可不然只學金華四先生爲安穩
賀伯恭篤實君子也深服白沙白沙人品可知矣

先生曰形形色色皆用也顯諸仁也然仁卽藏諸用矣程子曰大小六字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

彥文曰不肯近來覺得坐行語默皆瞞不得自家先生曰此是得

力處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之可也

先生曰孔子以下曰顏曾思孟孟子而後曰周程張朱却象配定一股非偶然也

孟子言養氣孔子不言養氣然三戒却是養氣妙訣戒色則養其元氣戒鬪則養其和氣戒得則養其正氣孟子言持志卽是養志戒卽是持志也

先生曰胸中無事則真氣充溢于中而諸邪不能入

先生曰夫子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非謙辭乃實語也聖人眞見得躬行君子之難故發此言躬行君子惟踐形之聖人形色化而爲天性者方是從心不踰也若只如世上所云躬行者聖人看了還是文還算不得其次便是曾子之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者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九

先生曰一向不知陽明象山學問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其一班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于天理之精微矣知豈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

先生曰金一出鑛于古不變吾人學問亦如此苟能煉鑛爲金始能不變無他眞而已矣

有友言名先生曰名者實也聖人言名卽是實世之所謂虛名者反被人笑罵何常有名故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沒世不稱無名可知不成名無名可成也

有友講以約失之者鮮矣先生曰約只是一箇小心約至至盡處卽道也

先生問諸友曰夫子云德之不修章又曰出則事公卿章看這兩段是何等謙退有不敢自居之意及過宋而曰天生德于予桓離其如予何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又曰知我者其天乎看這數段是何等自任何也劉本孺先生曰聖人時時以天自對所以自信如此若說工夫便不敢易言之此正見得聖人與天是一個先生曰然葉立室先生曰正爲聖人日用工夫時與天游故臨患難愈信得過若常人平日不曾有這工夫臨患難更信不過先生曰兩說甚然

有一立客至東林先生初不與言久之曰東林朋友俱是硜硜者不知玄雖然仙家惟有許旌陽最正其傳只淨明忠孝四字談玄者必盡得此四字方是真玄其人默默

君子不幸爲小人所薦終身之羞也若小人罵斥君子乃君子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三

榮也小人不知以此害君子不知其爲愛君子也參夫曰看來天下道理若非易簡便不是先生曰是便是天下至難者惟易簡不歷盡險阻不到易簡處

先生曰乾之九二一爻一部中庸盡在矣

先生曰不出戶庭與不出門庭兩爻人時時用得着如事之當做者不做便是不出門庭之凶矣事之不當做而做便是出戶庭而咎矣

先生曰聖人是依乎中庸吾輩且莫想依但只今日也擇明日也擇意味自然深長若顏子之服膺勿失已是依了吾輩擇到熟後不知其然而然便是依也

彥文問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可是擇乎中庸否先生曰體認處

正是擇

人知得性善便是易簡

彥文問曰一向俱忽略過孔子云朝聞道請問道何以聞先生曰道要自聞人替不得說不得有說不得無故大易不言有無若說有其實無聲臭若說無其實俱是實理道卽性也性有甚物可見譬之附子大黃附子性熱必服之發熱方知是熱大黃性寒服之發寒方知是寒人性因感而發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方知有仁義禮智

先生曰伯淳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渾是一團和氣學者想此氣象是甚涵養

所貴乎聞道者是內外透體通徹無一毫凝滯方算得若主敬工夫依舊與未聞道一樣做

彥文問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何也先生曰此是因操舍言是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三

形容人心惟危也

先生曰主是工夫一是本體主則有意在主到熟後纔是一也學未有得則敬以求之旣得則敬以守之敬以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先生曰性體原形容不得若着言語便隔一層了自古來聖人形容性體者無過孔子中庸二字形容得最好彥文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此程子之言最有味先生曰誠然

先生問秦開陽曰一向靜坐浮思何如曰間有之曰體貼這易是甚麼的開陽默默頃之謂彥文曰易不是這一本書彥文曰除了這憧憧往來者便是易這箇原無起滅原無間斷俱爲這憧憧往來者攪亂耳先生曰識得易便有着落所謂知止也知止則隨處

是易

先生曰大學一書自得程朱發明後惟有王陽明致良知李見羅止修俱不可廢但陽明格物斷不是彼云極力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之間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正却是誠意正心事矣非格物也若見羅物有未格則格之云云八條目譬之一盤內有八樣物任人自取却無先後矣格物是大學最初下手處也

先生曰易云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曰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可見天人雖是一箇畢竟天有天道地有地之道人有人之道雖不可分而爲二亦不可混而爲一稍有偏重便非全體又曰說道理也不費辭說但看得中庸費而隱一句即可了然矣所謂顯諸仁藏諸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若偏于靜便歸索隱一路上去偏于動便有半途而廢之病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三

窮理者格物也知本者物格也窮理一本而萬殊知本萬殊而一本

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

先生曰嘗怪學人好言虛空者其實何曾虛空惡言虛空者便以爲流于二氏又不識虛空嘗竊反之吾人太虛之體還虛乎不虛乎喜怒哀樂之未發有物乎無物乎寂然不動至靜之中空乎不空乎伊川云整齊嚴肅上蔡云常惺惺和靖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此時還虛乎不虛乎空乎不空乎但吾儒之所謂虛所謂空者要知與二氏不同須自研究方識得

先生曰天命之性堯舜與桀紂何嘗有添減但堯舜則兢兢業業都歸于道心桀紂則放蕩淫佚全歸了人心由是觀之所不同者

學與不學耳學則爲堯爲舜不學則爲桀爲紂可畏也哉
先生曰不思不勉者天道也必思必勉者人道也以人道而造天
道則爲明誠以天道而行人道則爲誠明要之明則可以誠誠則
便是明無二也在人學之生熟何如耳

先生曰無極而太極有極便不極矣人要將伎倆骨董一一掃淨
方有入道機括

先生謂用行曰當今之世乃擾攘之秋只可閉門潛修若要在世
路上走必須一雙好眼睛雖殺身也要成得一箇仁纔好不然徒
死無益直如草木耳余嘗觀之三國時人才最多而成名者却少
你看孔明高卧隆中直待先主三顧方出是何等識見其他曹操
之下有荀彧等袁紹之下有田豐等孫權之下有周瑜陸遜等彼
雖云盡忠各爲其主不過成就了賊做耳人生真險矣哉無他其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三
要在不知春秋之大義耳由是觀之春秋綱目二書學者決不可
不讀

先生曰明道先生真亞聖也余觀彼透體于二氏中過來者至如
言語文字之間並不惹着些子若他人未免有惹着 夫曰朱
子嘗言龜山近禪何如先生曰朱子立教清本澄源防微杜漸所
以教人多指用處說龜山常于體上點龜山論道不可離是在體
上說朱子便在用上分別是不是亦防微杜漸意也且程門上蔡
與游楊三先生皆從禪裏打過來獨龜山言佛蔽處最精

開陽曰一向靜中亦是澄然無事但不貫通耳先生曰要曉得澄
然無事者是何物周季純看之何如季純曰冲漠無朕之中萬象
森羅已具此卽吾之本色也若能時時如此依此本色行去却無
差謬雖云前言往行未能一一識得若存得此本真便能知之爲

知之不知爲不知隨事可參求隨物可格致也先生曰說得差不多但須曉得沖莫無朕者卽性也性卽理也理卽善也

台文曰發與未發說者有云自開闢以來於穆不已者是無一息之停也所爲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何如先生曰所爲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者是言性體如此也中庸言未發不言不發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而言若性體說得不發說不得未發中者性體也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者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正是萬古常發常不發之中也如此看來兩說皆通

按先忠憲語錄載八遺書及未刻稿中者久已贈炙人口獨東林論學語二卷爲世所罕觀蓋是編爲先忠憲講學東林時丹陽門人周夢純彥文錄德興門人祝徵于可久輯天啟間新安程覺我夢陽會授之梓日久遺失家藏僅有周季純自憾不得窺見全豹鄉三師復檢出抄本一帙前有周季純自序而吳素衣鄒經畬忠畬三先生俱各有序言但校之微有異同今參互考訂仍編次二卷與顧端文公東林商語並載焉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言

補錄未刻稿東林會語 一則

吾人時刻受用者性而已矣性之所以爲性者善而已矣天地間止是此件故可欲者止是此件受用者止是此件元亨利貞皆善也元而亨而利而貞貞而復元故曰繼之者善元始之故曰善之長天地一闔一闢吾人一呼一吸繼繼而不已者皆是此件故曰生生之謂易孟子道性善而必稱堯舜者何也性無象善無象稱堯舜者性象善也若曰如是如是云爾此須在思慮未起時認取思慮未起時便是此件則剛健中正純粹精求與堯舜有一毫不同者不可得也及動念便差動步便差求其與堯舜一毫對同者不可得也由其同故人皆可爲由其不同故不可不爲何以爲之曰堯舜所不爲者斷不可爲所以爲堯舜也

按顧涇陽先生與先忠憲公講學宗旨全在揭出性善二字以砥無善無惡之狂瀾此條廣大精微兩端俱竭則會語之

開宗明義章矣檢未刻彙得此
如獲拱壁亟爲補錄用著提擲

東林書院志卷之六

終

卷之六

